

博紀

卷之二

特別
4 12
16
31



名 12
卷 16
31



張翰林校正禮記大全卷之三

檀弓上第三

劉氏曰檀弓篇者言子游及篇内多言之疑是其門人所記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馬仲子舍其孫而
立其子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趨而
就子服伯子於門右

禮記卷之三

公儀氏仲子字魯之同姓也擅弓魯人之知禮者
 袒免本五世之服而朋友之死於他邦而無主者
 亦為之免其制以布廣一寸從項中而前交於額
 又卻回後而繞於髻也適子死立適孫為後禮也
 弓以仲子舍孫而立廢子故為過禮之免以弔而
 譏之何居怪之之辭猶言何故也此時未小斂主
 人未居阼階下猶在西階下受其弔故弓畢而就
 子服伯子於門右而問之也傳曰仲子之免為
 爾而朋友死於他邦者亦服之仲子之免為
 非五世之親而共喪又非死於他邦者禮弓為
 免焉蓋非所服而服之也非所服而服之也
 立非所立之意爾

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
 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
 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賄徒本友而
 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
 曰否立孫

曰弓之問也猶尚也亦猶擬議未定之辭伯邑考
 文王長子微子舍孫立衍或是殷禮文王之立武
 王先儒以為權或亦以為遵殷制皆未可知否則

職守事事皆當理會無可推托事師如事父故皆無劣有方言左不得越右右不得越左有一定之方臣之事君當各盡職守故曰有方○朱氏曰親者仁之所在故有隱而無犯君者義之所在故有犯而無隱師者道之所在故無犯無隱也○劉氏曰隱皆以諫言父子主恩犯則為責善而傷恩故幾諫而不可犯顏君臣主義隱則是畏威阿容而害義故匡救其惡勿欺也而犯之師生處恩義之間而師者道之所在諫必不見拒不必犯也過則當疑問不必隱也隱非掩惡之謂若掩惡而不可揚於人則三者皆當然也惟秉史筆者不在此限

就養近就而奉養之也致喪極其哀毀之節也方喪比方於親喪而以義並恩也心喪身無衰麻之服而心有哀戚之情所謂若喪父而無服也長樂曰親育我報之以仁有隱至致喪皆仁也君覆我報之以義有犯至方喪皆義也師之成我同于仁無意則與親同乎義而無隱與君同乎義而無犯與親同三年與君親同無異服則與君親同無異體也則與君親同無異善而已效之亦師也故有得其一無定體也見彼之善而己效之亦師也故有成就其已身而思如天地父母者有親炙之如兄第者有成就其已身而思如天地父母者有親炙之如一人服之時心喪又豈可責其一心喪之可也孔子死而各貢獨居三年而後歸

季武子成寢杜氏之死在兩階之下請命

奕本浪友

葬焉許之入宮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
告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吾許其大
而不許其細何居命之哭

劉氏曰成寢而夷人之墓不仁也不改葬而又請
合焉亦非孝也許其命而又命之哭焉矯偽以文
過也且寢者所以安其家乃處其家於人之家上
於汝安乎墓者所以安其先乃處其先於人之階
下其能安乎皆不近人情非禮明矣禮記曰
周官墓大夫
之職凡爭墓地者聽其獄當是時豈有夷人之
墓以成寢者哉而季子乃有是事者由周官之法
懷故也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
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
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
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
則安能為極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不為極
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
母自子思始也

子上之母子思出妻也禮為出母齊衰杖期而為

父後者無服心喪而已伯魚子上皆為父後禮當
不服者而伯魚乃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甚而後
除之此賢者過之之事也子思不使白喪出母正
欲用禮耳而門人以先君子之事為問則子思難
乎言伯魚之過禮也故以聖人無所失道為對謂
聖人之聽伯魚喪出母者以道揆禮而為之降殺
也惟聖人能於道之所當加隆者則從而隆之於
道之所當降殺者則從而殺之汚猶殺也是於先
王之禮有所斟酌而隨時降殺以從於中道也我
則安能如是哉但為我妻則白當為母服今既不
為我妻則白為父後而不當服矣子思是欲守常

禮而不欲使如伯魚之加隆也孔子曰道隆則從而隆子思則從而
污亦就其出母以定汚隆聖人則處情子思則從而
禮出妻不當使子喪之禮也子當默持心喪不可忘若
父不使之喪固不可違父當默持心喪不可忘若
若父不使之喪固不可違父當默持心喪不可忘若
聖人不敢不循理而孔子使喪出母以為我人不至於
子思自以為不處權惟循理而已不乃聖人處權
孔子也故曰道隆則從而隆道汚則從而汚

孔子曰拜而后稽顙類乎其順也稽顙而

后拜頌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

頌音懇
此言喪拜之次序也拜拜賓也稽顙者以頭觸地
哀痛之至也拜以禮賓稽顙以自致謂之順者以
其先加敬於人而后盡哀於己為得其序也頌者

惻隱之發也謂之至者以其哀常在於親而敬暫施於人為極自盡之道也夫子從其至者亦與其易也寧戚之意○朱子曰拜而后稽顙先以兩手伏地如常然後引首向前扣地也稽顙而后拜者開兩手而先以首扣地却交手如常也長樂陳氏稽顙先致敬也稽顙而后拜先致哀也禮廢滋久天不不知先稽顙之為重而或以輕為重是猶不知拜下之為禮拜上之為泰故孔子救拜之弊則曰吾從其至救泰之弊則曰吾從下也

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音志

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

孔子父墓在防故奉母喪以合葬墓塋域也封土為壘曰墳東西南北之人言其宦遊無定居也識記也為壘所以為記識一則恐人不知而誤犯一則恐已或忘而難尋故封之高四尺也

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泣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脩墓

禮記卷之三十一 檀弓第十 三十一 七

雨甚而墓崩門人脩築而後反孔子流涕者自傷其不能謹之於封築之時以致崩起且言古人所以不脩墓者敬謹之至無事於脩也廬陵胡氏曰堅久之計不可令崩壞而加治

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

命覆醢

覆芳服反子路死於孔悝之難遂為衛人所醢孔子哭之中庭師友之禮也聞使者之言而覆棄家醢蓋痛子

路之禍而不忍食其似也○朱子曰子路仕衛之失前輩論之多矣然子路却是見不到非知其非義而苟為也山陰陸氏曰哭以師友之間進之也寢門外中寢在寢之外寢門外之內故陸氏謂之師友之間○長樂陳氏曰遂命覆醢者非特不忍食之又忍見之也

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草根陳宿是期年之外可無哭矣嚴陵方氏曰師猶兄弟既以喪父之義處喪師則以喪兄弟之義處喪則友不相視弟之義發之也然必以墓草為節期年矣是以兄弟者蓋生物而變而墓草已故也

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

見之者皆以為死也其慎也至殯也問於

慎讀為引去聲

取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

脚音 鄒曼音萬父音甫

不知其墓者不知父墓所在也殯於五父之衢者殯母喪也禮無殯於外者今乃在衢先儒謂欲致人疑問或有知者告之也人見拒行於路皆以為葬然以引觀之殯引飾棺以精葬引飾棺以柳妻此則殯引耳按家語孔子生三歲而叔梁紇死是步孤也然顏氏之死夫子成立父矣聖人人倫之至豈有終母之世不尋求父葬之地至母殯而猶

不知父墓乎且母死而殯於衢路必無室廬而死於道路者不得已之為耳聖人禮法之宗主而忍為之乎馬遷為野合之誣謂顏氏諱而不告鄭註因之以滋後世之惑且如堯舜瞽瞍之事世俗不勝異論非孟子辭而闢之後世謂何此經雜出諸子所記其間不可據以為實者多矣孟子曰主癰疽與待人瘠環何以為孔子愚亦謂終身不知父墓何以為孔子乎其不然審矣此非細故不得不辨

鄰有喪春不禱里有殯不巷歌

禮記卷之六十五

說見曲禮

喪冠不綏

冠必有笄以貫之，以紘繫笄，順頤而下結之，曰纓。垂其餘於前者，謂之綏。喪冠不綏，蓋去飾也。

聖音百櫻

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即周，殷人棺，梓，周人

牆置翬

瓦棺始不衣新也。聖周或謂之土周，聖者火之餘。燼蓋治土為甄，而四周於棺之坎也。殷世始為棺。梓，周人又為飾棺之具，蓋彌文矣。牆，柳衣也。柳者

聚也。諸飾之所聚也。以此障柩，猶垣牆之障家，故

謂之牆。翬如扇之狀，有畫為黼者，有畫為黻者，有

畫雲氣者，多寡之數，隨貴賤之等。

氏聖周，周之有梓之象，商人以瓦棺，聖周皆陶治

之器而陶，台出於土及其久也，必復於土，不能無

使土浸膚，遂以木易之，木足以勝土，而仁人孝子

所以深慮長思者，未有易此聖人之法，相待而後

講故，周人則緣商人之棺，梓飾之以牆，置翬棺，梓

盡孝子之心，無使之惡於死而已。

周人以殷人之棺，梓，苑，長殤，以夏后氏之

即周，苑，中殤，下殤，以有虞氏之瓦棺，苑，無

服之殤

十六至十九為長殤，十至十五為中殤，八歲至十一為下殤。七歲以下為無服之殤。生未三月不為殤。嚴陵方氏曰：椁之於棺如城之有郭也。牆以世愈久而禮愈備，故也。長殤而下死者，愈少則禮愈殺也。

夏后氏尚黑，大事歛用昏，戎事乘驪，牲用黑。
玄，殷人尚白，大事歛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
周人尚赤，大事歛用日出，戎事乘騂，牲用騂。

禹以治水之功得天下，故尚水之色。湯以征伐得天下，故尚金之色。周之尚赤，取火之勝金也。大事，喪事也。驪，黑色。翰，白色。易曰：白馬翰如，騂赤馬而黑鬣尾也。

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布幕，衛也。綵幕，魯也。

禮記卷之三十一 檀弓第十

穆公魯君申參之子也厚曰饋稱曰粥幕所以覆於殯棺之上衛以布為幕諸侯之禮也魯以絹為幕蓋借天子之禮矣廣安游氏曰父母之喪貴賤幕則天子以絹諸侯以布穆公苟欲行禮所謂貴賤一者固當一也所謂天子諸侯異者固當異也此二言喪禮盡矣且禮文之制魯申獨舉幕而不舉其他則其他推是而可知矣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重耳謂之曰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蓋音盍
此事詳見左傳重耳申生異母弟即文公也蓋何

不也明其讒則姬必誅是使君失所安而傷其心也

曰然則蓋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

重耳又勸其奔他國而申生不從也何行如之言行將何往也

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也以至於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

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為恭世子也

難去聲

狐突申生之傳辭猶將去而告違蓋與之永訣也申生自經而死陷父於不義不得為孝但得謚恭而已○疏曰註云伯氏狐突別氏者狐是總氏伯仲是兄弟之字字伯者謂之伯氏字仲者謂之仲氏故傳云叔氏其忘諸乎又此下文云叔氏專以禮許人是一人之身字則別為氏也長樂陳氏曰有言以明已有諫以明事諫則以幾為順以孰為

勤幾而不入則至於親親而不入則至於親親將至於義無所不順於親也或我愛而於親無所從而於義無所不順於親也或我愛而於親無所愛賊不忍姑息德於已可以言而不至於親也而命而親而反辱之此君之名是將以安親而反危之親將以悅親而反辱之此君之名是將以安親而反危之親將殺其親而反辱之此君之名是將以安親而反危之親傷公之國以至於忘其躬且之親而可謂之親也傷公之國以至於忘其躬且之親而可謂之親也父之國以至於忘其躬且之親而可謂之親也非顧死生之大節而躬且之親而可謂之親也明晉侯之春秋無道書晉侯殺其父申生申生之罪蓋書晉侯也楚高之臣弑君而篡位則申生之罪蓋書晉侯也也孔子曰苟志於仁無惡也故禮不孝而申生不足為不孝也

音音暮

圖一不作用也

無當也遂死之圍人浴馬有流失在白肉
公曰非其罪也遂誅之士之有誅自此始
也

乘丘魯地戰在莊公十年縣卜皆氏也凡車右以
勇力者為之大崩曰敗績公隊車而佐車授之綏
以登是登佐車也佐車副車也綏挽以升車之索
也末之卜者言卜國微末無勇也二人遂赴闕而
死圍人掌馬者及浴馬方見流失中馬股間之肉
則知非二子之罪矣生無爵則死無謚殷大夫以

上為爵士雖周爵卑不應謚莊公以義起遂誅其
赴敵之功以為謚焉。方氏曰誅之為義達善之
實而不欲飾者也謚則因誅之言而別之有誅則
有謚矣。長樂陳氏曰春秋無義戰則莊公乘丘之
罪而罪之非智也。流矢中馬而敗績非御與佐之
士使與士喪同非禮也。成德之誅而加之未成德之
非禮則亂法於萬世貽害於一時其罪大者記之故曰士之有
誅自此始也。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
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

病者疾甚也子春曾子弟子元與申曾子子也

童子曰華而睨睨呼反大夫之簣與子春曰止曾

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睨睨呼反大夫之簣與

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

元起易簣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

變幸而至於日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

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

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

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

華者畫飾之美好睨者節目之平瑩簣簣也止使

童子勿言也瞿然如有所驚也呼者嘆而噓氣之

聲曰童子再言也革急也變動也彼謂童子也童

子知禮以為曾子未嘗為大夫豈可卧大夫之簣

曾子識其意故然之且言此魯大夫季孫之賜耳

於是必欲易之易之而沒可謂斃於正矣○朱子

曰易簣結纓未須論優劣但看古人謹於禮法不

以死生之變易其所守如此便使人有行一不義

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之心此是緊要處又曰
季孫之賜曾子之受皆為非禮或者因仍習俗嘗
有是事而未能正耳但其疾病不可以變之時
一聞人言而必舉扶以易之則非大賢不能矣此
事切要處正在此毫釐頃刻之間○程子曰人苟
可矣之志則不肯一日安於所不安也何止一日
須臾不能如曾子易箦須臾如此乃安人不能若
此者理得之不見實理實理者實見得非
凡實理得之不肯安於此○龍泉葉氏曰曾子之學
若見得必不肯安於此○龍泉葉氏曰曾子之學
且定明篤雖神已離形而不變異死生若一致然
是後學鑒照準程處也

始死充充如有息既殯謂佳如有求而弗

得既葬百玉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
而廓然

疏曰事盡理屈為窮親始死孝子匍匐而哭之心
形充在如急行道極無所復去窮急之容也瞿瞿
眼自速瞻之貌如有所失而求覓之不得然也皇
皇猶栖栖也親歸草土孝子心無所依託如有
彼來而彼不至也至小祥但慨歎日月若馳之速
也至大祥則情意寥廓不樂而已○方氏曰下篇
述顏下之居喪則言皇皇於始死言慨焉於既葬
問喪則言皇皇於反哭所言不同者蓋君子有終

樂達乎天下凡所謂禮者行之廟堂至于州巷達乎蒐狩用乎軍旅次饋沛沛無非禮者生乎由是死乎由是上乎蒐狩用乎軍旅次饋沛沛無非禮者生乎由是死乎由是下乎蒐狩用乎軍旅次饋沛沛無非禮者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大相與習乎此而安乎此於兩重之戰而殺有禮止禮使然也後世不然其從容苟可以時固已廢禮任其智力及夫軍旅死生之際則知與後世異蓋禮之存亡故也於復以矢弔以壘

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未子誨之髮曰爾

母從從爾爾母扈扈爾蓋榛以為笄長尺

而總八寸

縚妻夫子兄女也姑死夫子教之為髮從從高也扈扈廣也言爾髮不可太高不可太廣又教以笄

總之法笄即簪也吉笄尺二寸喪笄一尺斬衰之笄用箭竹竹之小者也婦為舅姑皆齊衰不杖期當用榛木為笄也束髮謂之總以布為之既束其本末而總之餘者重於髮後其長八寸也

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此御而不入夫子曰

獻子加於人一等矣

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也禫祭名禫者澹澹然平安之意大祥後間一月而禫故云中月而禫或云祥月之中者非小記云中一以上而祔亦謂間一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有子羔既祥而絲履組纓

世也禮大夫判縣縣而不樂者但縣之而不作也此御而不入者雖比次婦人之當御者而猶不復寢也一說比及也親喪外除故夫子羨之
三年之喪則久矣故祥月而禫者以恩伸義也記曰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又曰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由此觀之孟獻子禫際而先王制禮以中為界子夏于此矣故孔子稱之今夫先王制禮以為君子伯魚子路過哀於母除喪之際孔子皆非之然則孟子過於禮孔子及稱之者非以為得禮也特稱其如諸人一等而已

死而不吊者三畏厭溺

方氏曰戰陳無勇非孝也其有畏而死者乎君子

有子孔子弟子有若也禮既祥白屨無絢縞冠素紕組之文五采今方祥即以絲為屨之飾以組為冠之纓服之吉者也此二者皆譏其變吉之速然蓋者疑辭恐記者亦是得於傳聞故疑其辭也引孔子之事者以見餘哀未忘也
季氏曰設而不樂人者也絲履組纓不及于人者也御而不入加于人者則非中道矣及于人可也及人非禮矣孔子加篤于仁克之禮也禮有五曰彈琴而不成聲仁也十日孔子有成笙歌禮也禮有過不及然後知其中故言孟獻孔子于其中

不立嚴牆之下其有厭而死者乎孝子舟而不游
其有溺而死者乎三者皆非正命故先王制禮在
所不弔○應氏曰情之厚者豈容不弔但其辭未
易致耳若為國而死於兵亦無不弔之理甚齊莊
公於杞梁之妻未嘗不弔也○愚聞先儒言明理
可以治懼見理不明者畏懼而不知所出多自經
於溝瀆此直為死於畏矣似難專指戰陳無勇也
或謂鬪狼亡命曰畏廣安游氏曰古之君子欲正
已使生者有所愧死者有所憾皆所以誅罰之也
生有所愧若異其衣冠之類死有所憾若死而不
弔之類是也蓋禮樂行於天下使有所憾若死而不
耻而不麗於過惡此其為尊道而不迫亦後世所
及也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
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
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
子路聞之遂除之

行道之人皆有不忍於親之心然而遂除之者以
先王之制不敢違也吳氏曰聖人以中道抑人
繼而已○臨川吳氏曰行道謂制其情知率性之道而
行之者其情必過厚故以禮制其情則皆有所以
忍也伯魚於喪大功服滿當除矣而猶不除者
路於嫁姊之喪不可故天子當除之抑其過也
遂除之厚而於禮不可故天子當除之抑其過也

大公封於營丘比音界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

樂音岳樂音洛

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

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首音界

太公雖封於齊而留周為太師故死而遂葬於周子孫不敢忘其本故亦身齊而反葬於周以從先人之兆五世親盡而後止也樂生而敦本禮樂之道也生而樂於此豈可死而倍於此哉狐雖微獸而丘其所窟藏之地是亦生而樂於此矣故及死而

猶正其首以向丘不忘其本也倍本忘初非仁者之用也故以仁目之○疏曰周公封魯其子孫不反葬於周者以有次子在周世守其承地春秋周公是也長樂陳氏曰禮樂同出於人心而仁者人而不仁也亦出於人心而已故人而不仁如禮何反始也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夫豈偽為之哉行吾仁以全禮樂之道而已狐死猶正丘首况仁人孝子乎

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胡音暮

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喜音希

聞之遂除之

伯魚之母出而死父在為母期而有禫出母則無禫伯魚乃夫子為後之子則於禮無服期可無哭矣猶哭夫子所以嘆其甚廣安游氏曰天下之禮路伯魚不知其所終約其不及之情而為禮則原壤宰予不可以為訓故禮者通乎賢不肖而為之不可以過不可以不及也

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二妃未之從也季武

子曰周公蓋祔

天子以四海為家南巡而崩故遂葬蒼梧之野疏云舜長妃娥皇無子次妃文英生商均次妃癸比

生二女霄明燭光三妃後皆不從舜之葬此記者言合葬之事古人未有因引季武子之言謂自周公以來始祔葬也書陵方乃死蔡氏曰史記舜崩於蒼梧之野孟子言卒於鳴條未知孰是今零陵九嶷有舜冢云

曾子之喪浴於爨室

士喪禮浴於適室無浴爨室之文舊說曾子以曾元辭易簣矯之以謙儉然反席未安而沒未必有言及此使果曾子之命為人子者亦豈忍從非禮而賤其親乎此難以臆說斷之當闕之以俟知者

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

業者身所習如學舞學射學琴瑟之類廢之者恐其忘哀也誦者口所習稍暫為之亦可然稱或曰亦未定之辭也誦者長樂陳氏曰業者弦歌羽籥之事誦不可則大功而業上者不特廢業而誦亦不可下不特誦而業上者不特廢業而誦亦不可事於戒天性之顯於業則不廢也康誥於父子則不廢其意如此而已

語去聲

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

申祥子張子也終者對始而言死則漸盡無餘之謂也君子行成德立有始有卒故曰終小人與群物同朽腐故曰死疾沒世而名不稱為是也子張至此亦自信其近於君子也

與平聲

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

始死以脯醢醴酒就尸牀而奠于尸東當死者之

有使神有所依也閣所以度置飲食蓋以生時度閣上所餘脯醢為奠也禮記未暇從其新以情則未忍易其舊故以閣上所餘脯醢以為奠也

曾子曰小功不為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子思之哭嫂也為位婦人倡踊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

委曲也曲巷猶言陋巷細民居於陋巷不見禮儀而鄙朴無節文故譏小功不為位是曲巷中之禮也言思子游之子申詳妻之昆弟也。馬氏曰凡

哭必為位者所以叙親疎恩紀之差嫂叔疑於無服而不為位故曰無服而為位者惟叔嫂蓋無服者所以遠男女近似之嫌而為位者所以篤兄弟內喪之親子思哭嫂為位婦人倡踊以婦人有相為婦嫂之義而不敢以己之無服先之也至於申祥之哭言思亦如子思蓋非禮矣妻之昆弟外喪喪也而既無服則不得為哭位之主矣記曰妻之昆弟為父後者死哭之適室子為主袒免哭踊夫入門右由是言之哭妻之昆弟以子為主異於嫂叔之喪也以子為主則婦人不當倡踊矣禮記未暇從其新以情則未忍易其舊故以閣上所餘脯醢以為奠也

者哭泣之際各為之位焉治乎周室之衰典籍多

失而一時之禮或有小功不為位者此曾子所以
識之子思之哭嫂也為位以言無服之喪猶且為
位則知小功不為位充為非矣

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故喪冠之反吉非

吉也

疏曰縮直也殷尚質吉凶冠皆直縫直縫者辟積
禱少故一一前後直縫之衡橫也周尚文冠多辟
積不一一直縫但多作禱而并橫縫之若喪冠質
猶疏辟而直縫是與吉冠相反時人因言古喪冠
與吉冠反故記者釋之云非古也止是周世如此
耳古則吉凶冠同直縫也

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
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

致音棄

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
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
杖而後能起

三日中制也七日則幾於滅性矣有扶而起者有
杖而起者有面垢而已者喪親之禮其服衰止於
三年其哭泣止於三月其水漿不入於口止於三
日蓋三日可以怠而食三月其水漿不入於口止於三

以祥而除使過者俯而就之不至者跂而及之也
若夫以親之節以禮則在吾已者不可傳在人者不窮
不可繼是戕賊天下之人而禍於母死五日而食所以
而悔之况取也樂正子春之禍母死五日而食所以
七日乎

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
而可乎

稅者日月已過始聞其死追而為之服也大功以
上則然小功輕故不稅曾子據禮而言謂若是小
功之服不稅則再從兄弟之死在遠地者聞之恒
後時則終無服矣其可乎○疏曰此據正服小功

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

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
伯高

攝貨也十箇為束每束五兩蓋以四十尺帛從兩
頭各卷至中則每卷二丈為一箇束帛是十箇二
丈今之五匹也乘馬四馬也徒空也伯高不知何

人意必與孔子厚者冉子知以財而行禮不知聖
人之心則于其誠不于其物也雖若自責之言而
實則深責冉子矣長樂陳氏曰禮以誠為本誠以
禮為文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冉
則不知於藝而不足於禮足於藝則知文不足於禮
益子華之粟所以攝束帛乘馬而禮行之者豈特此
哉是皆不足於禮之過也孔子曰冉求之藝又之
以為禮樂成人矣

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
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
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

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夫
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為之
主曰為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
勿拜也

告死曰赴與訃同已大也。馬氏曰兄弟出於祖
而內所親者故哭之廟父友聯於父而外所親者
故哭之廟門外師以成已之德而其親視父故哭
諸寢友以輔已之仁而其親視兄弟故哭諸寢門

之外至於所知又非朋友之比有相趨者有相揖者有相問者有相見者皆泛交之者也孔子哭伯高以野為太疏而以子貢為主君子行禮其審詳於哭泣之位如此者是其所以表微者歟。方氏曰伯高之於孔子非特所知而已由于貢而見故哭於子貢之家且使之為主以明恩之有所由也為子貢而來則弔生之禮在子貢知伯高而來則傷死之禮在伯高或拜或不拜凡以稱其情耳故夫子誨之如此。石梁王氏曰為爾哭也來者一句長樂陳氏曰禮生於人情禮之所安義起於人情之禮所未有君子制義以稱情隆禮以循義則先王之死孔子疑其所哭故謂兄弟者父祖之遺體則哭

於廟父之同志則於廟門之外師成我者故於寢朋交輔我者故於寢門之外師成我者故於友其野我伯高也賜而己故哭諸賜氏蓋為子貢而來不傷則來者為伯高而己故哭諸賜氏蓋為子貢而來義也教子貢也故曰之哭於賜氏

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為薑桂之謂也

喪有疾居喪而遇疾也以其不啻故加草木之味以為薑桂之謂一句乃記者釋草木之滋亦或曾子稱禮書之言而自釋之歟。嚴陵方氏曰滋者肉之外也。有草木之滋者亦慮其不勝哀而

喪平聲

喪去聲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

十九

女音汝

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安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

二十

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

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爾何無罪

與平聲耳

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群而索居亦已久矣

離去聲 索悉各反

以哭甚故喪明也洙泗魯二水名西河子夏所居索散也久不親友故有罪而不自知。張子曰子夏喪明必是親喪之時尚強壯其子之喪氣漸衰故喪明然而曾子之責安得辭也疑女於夫子者子夏不推尊夫子使人疑夫子無以異於子夏非如曾子推尊夫子使人知尊聖人也。方氏曰子

夏不尊於師而尊於己不隆於親而隆於子猶以
為無罪此曾子所以怒之也然君子以友輔仁子
夏之至於三罪者亦由離朋友之群而散居之久
耳以離群故散居也廣安游氏曰古之人所以多
交脩之也其居室則父兄教之其法之備而內外
而平易則朋友教之惟其教之備也故其寡過而
德易以成曾子之責子夏稱其名蓋曾子正已以
為曾子不以德為嫌子夏安受其責蓋曾子正已以
律人愛人兄師長之位已不能教其子弟朋友之
後世處父兄師長之位已不能教其子弟朋友之
姑息非復古人之道矣

夫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弟之
可也是故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非致

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
內者正寢之中外謂中門外也晝而居內似有疾
夜而居外似有喪應氏曰致齊居內非在房闈
之中蓋亦端居深處於室與之內耳廣安游氏曰
有不從事乎其常者也車服有常數作止有常度
出處有常所苟變乎其常則必有故不然則不安
乎流俗而為異者也故古之人見其服飾而長少
可知見其步武而尊卑可知察其人之居則人之
得失可知皆由乎常而觀之

高子臯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

齒君子以為難

子臯名柴孔子弟子。疏曰人涕淚必因悲聲而出血出則不由聲也。子臯悲無聲其涕亦出如血之出故云泣血人大笑則露齒本中笑則露齒微笑則不見齒嚴陵方氏曰君子於此固不以爲是於喪有曰居有曰執有曰爲何也蓋以身言之則曰居以禮言之則曰執以事言之則曰爲合而言之其實一也

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當去聲

疏曰物謂升縷及法制長短幅數也邊坐偏倚也喪服宜敬坐起必正不可著衰而偏倚也齊衰輕

既不倚斬重不言可知大功雖輕亦不可著衰服而為勤勞之事也。馬氏曰衰不當物則亂先王之制而後世疑其傳無衰則禮雖不行而其制度定于一猶可以識之故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山陰陸氏曰物若周書所謂朝服八十物七十物是已據此布之精粗非獨升數不同縷數亦不同矣尊者服精卑者服粗故曰與其不當物寧無衰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

使子貢說駢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

未有所說駢說駢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夫

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
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

御法聲
舊館人舊時舍館之主人也駕車者中兩馬為眼
馬兩旁各一馬為駮馬遇一哀而出涕情亦厚矣
情厚者禮不可薄故解脫駮馬以為之聘凡以稱
情而已客行無他財貨故也惡夫涕之無從者從
自也今若不聘則是於死者無故舊之情而此涕
為無自而出矣惡其如此所以必當行聘禮也舊
說孔子遇主人一哀而出涕謂主人見孔子來而

哀甚是以厚恩待孔子故孔子為之聘然上文既
曰入而哭之哀則文何必迂其說而以為遇主人
之哀乎
嚴陵方氏曰車馬曰聘貨財曰贈
此以馬而曰聘者以馬代貨故也

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
為喪子足以為法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
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
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子曰小子識之
我未之能行也

其類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斃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闔戶曰泰山其類則吾

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斃則吾將安放

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

作起也負手曳杖反手卻後以曳其杖也消搖寬縱自適之貌泰山為眾山所仰梁木亦眾木所仰而放者猶哲人為眾人所仰望而放效也

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

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

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

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竊坐

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

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

猶在阼猶賓之者孝子不忍必死其親殯之於此示猶在阼階以為主猶在西階以為賓客也在兩楹間則是主與賓夾之故言與而不言猶也孔子其

先宋人成湯之後故自謂殷人疇發語之辭昔之
夜猶言昨夜也夢坐於兩楹之間而見饋奠之事
知是凶徵者以殷禮殯在兩楹間孔子以殷人而
享殷禮故知將死也又自解夢奠之占云今日明
王不作天下誰能尊已而使南面坐于尊位乎此
必殯之兆也自今觀之萬世王祀亦其應矣陳氏曰聖人知夫身者天地之委形生者天地之委和性命者天命之委順故視肝膽為楚越以死生為晝夜安其適來之時處其適去之順將迎無所形於外哀樂不能間於內又孰以幻滅為累哉此所以悟於將死之夢全於天為徒也然安得怒然忘遺於自得之場以與乎此所以有泰山梁木哲人而吉凶不與之同乎此所以有泰山梁木哲人之差歟○嚴陵方氏曰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者之問不惡宿之爾故曰則猶在昨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

此皆以真也漸之而殯死之所愈遠而已然孔子享殷禮於兩楹之間乃知其將死者以殷人則宜故也

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

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以後章二十子子經而出言此所謂無服蓋謂弔服加麻也疏云士弔服疑衰麻謂環經也五服經皆兩股惟環經一股後章從母之夫疏云凡弔服不得稱服○方氏曰若喪父而無服所謂心喪也

于四隅殷士也

疏曰褚者覆棺之物若大夫以上其形似幄士則無褚公明儀尊其師故特為褚不得為幄但似幕形故云褚幕以丹質之布而為之也又於褚之四角畫毗蜺之形交結往來故云蟻結于四隅此殷禮士菜飾也長樂陳氏曰于張之喪公明儀為志不櫛不鬋畫褚以蟻而葬之則薄于張之禮何也殷禮質周禮文質則厚文則薄于張之時既甚文天故門人從質以救其弊此易小過用過乎儉孔子欲從先進之意也記曰臨中雷而啓設龜以繙及葬毀宗廟之意也魯中雷而啓於此者蓋禮門之所尚也公西華之在孔子則道儉于陳也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

子曰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其天下也遇諸

市朝不反兵而鬪

不反兵者不反而求兵言恒以兵器自隨

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其

國街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鬪曰請問居從

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為魁主人能則

禮記卷之三

則無所往而不執兵矣曲禮云兄弟之兵不反

執兵而陪其後

疏曰朝在公門之內閭人掌中門之禁兵器但不
得入中門耳其大詢衆庶在皋門之內則得入也
設朝或在野外或在縣鄙鄉遂但有公事之處皆
謂之朝兵者亦謂佩力以上不必要是矛戟也○
方氏曰市朝猶不反兵此言遇之不闕者彼據不
狂者言之耳嚴陵方氏曰寢苦則常以喪禮自處
事人而事事也弗與共天下則與不共戴天則不
而朝非戰事也其處遇諸市朝猶不反兵則無所
與共國則雖事人而事之至重故其報之如此君
命而使遇之雖事人而事之至重故其報之如此君
殺於父母曲禮言交游之讐而不及從父者蓋交游之讐猶此

孔子之喪一士一女子皆經而出群居則經出
則否

不同國則從父昆弟可知矣於從父昆
弟且不為魁則交游不為魁可知矣
弔服加麻者出則變之今出外而不免經所以隆
師也群者諸弟子相為朋友之服也儀禮註云朋
友雖無親有同道之恩相為服總之經帶亦弔服
也故出則免之山陰陸氏曰二三子蓋謂

易墓非古也

疏曰易謂變治草木不使荒穢古者殷以前墓而

不墳不易治也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有其禮而無其財則禮或有所不足哀敬則所自盡也此夫子及本之論亦寧儉寧戚之意

樊之辭爾蓋本與文兩相稱者為盡善也

填音奠池音徹

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填池推柩而反

之降婦人而后行禮從者曰禮與曾子曰

夫祖者且也且胡為其不可以反宿也

劉氏曰負夏衛地也葬之前一曰曾子往弔時主人已祖奠而婦人降在兩階之間矣曾子至主人榮之遂徹奠推柩而反向內以受弔示死者將出

行遇賓至而為之暫反也亦事死如事生之意然

非禮矣。柩既反，則婦人復升堂，以避柩。至明日，乃復還柩向外降。婦人於階間而後行，遣奠之禮。故從者見柩初已遷而復推反之，婦人已降而又升堂，皆非禮。故問之，而曾子答之云：祖者且也。是且遷柩為將行之始，未是實行。又何為不可復反？越宿至明日，乃還柩。遣奠而遂行乎？疏謂其見主人榮也，不欲指其錯失而給說。答從者此以衆人之心窺大賢也。事之有無不可知其義，亦難強解。或記者有遺誤也。所以徹奠者，奠在柩西，欲推柩反之故，必先徹而後可旋轉也。婦人降階間亦以奠在車西，故立車後，今柩反故亦升階也。

從者又問諸子游曰：禮與子游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曾子聞之曰：多矣乎！予出祖者。

從者疑曾子之言，故又請問於子游也。飯於牖下者，尸沐浴之後，以米及貝實尸之口中也。時尸在西室牖下，南首也。士喪禮小斂衣十九，稱大斂二十，稱斂者，包裹斂藏之也。小斂在戶之內，大斂出在東階，未遂離其為主之位也。主人奉尸斂于棺，則

則在西階矣掘肆於西階之上肆陳也謂陳尸於
坎也置棺于肆中而塗之謂之殯及啓而將葬則
設祖奠於祖廟之中庭而後行自牖下而戶內而
阼而客位而庭而墓皆一節遠於一節此謂有進
而往無退而還也豈可推極而反之乎多矣乎予
出祖者多猶勝也會子聞之方悟已說之非乃言
子游所說出祖之事勝於我之所說出祖也嚴陵
回飯即舍也以用米故謂之飯舍亦兼用味也而
此不言者止據士禮也歛以收斂其尸為義其禮
見喪大記以外祖以祭於行葬以無退於野自飯至葬
殯以饋於外祖以祭於行葬以無退於野自飯至葬
其所愈速以義斷恩故有進而無退然負夏之喪
既祖而填池矣以義斷恩故有進而無退然負夏之喪
人而後行禮此從者所
且意以祭於行始

曾子襲裘而弔子游楊裘而弔曾子指子
游而示人曰夫失也為習於禮者如之何
其謁裘而弔也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
趨而出襲裘帶經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
過矣夫夫是也

疏曰凡弔喪之禮主人未變服之前弔者吉服吉
服者羔裘玄冠緇衣素裳又袒去上服以露楊衣

此裼表而弔是也主人既變服之後弔者雖著朝服而加武以經武吉冠之卷也又掩其上服若是朋友又加帶此襲裘帶經而入是也。方氏曰曾子徒知喪事為凶而不知始死之時尚從吉此所以始非子游而終善也。

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

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

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

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

敢不至焉

均為除喪而琴有不和之異者蓋子夏是過之者俯而就之出於勉強故餘哀未忘而不能成聲子張是不至者跂而及之故哀已盡而能成聲也季氏曰先王制禮正之以中而使有餘者不敢盡不及者不敢不勉要之不出于禮故曰不敢過也子夏過者也不敢不勉要之不出于禮故曰不敢過也子張不及者也不敢不勉要之不出于禮故曰不敢過也馬○嚴陵方氏曰四制曰祥之日鼓素琴示民有終也蓋先王之制禮如此故陸氏曰師也過商也以及孔子各予之琴也○山陰陸氏曰師也過商也此蓋學之之力也

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為之麻衰牡麻經文
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
敢辭子游曰禮也

為去聲

惠子衛將軍文子彌牟之弟惠子廢適字虎而立庶子故子游特為非禮之服以譏之亦檀弓免公儀仲子之意也麻衰以吉服之布為衰也牡麻經以椎麻為經也麻衰乃吉服十五升之布輕於弔服弔服之經一敗而環之今用牡麻絞經與齊衰經同矣鄭註云重服指經而言也文子初言辱為

之服敢辭者辭其服也

文子退反哭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文子
又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
又辱臨其喪敢辭子游曰固以請文子退
適音的扶適子南面而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
又辱為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
子游趨而就客位

次言敢辭者辭其立於臣位也此時尚未喻子游之意及子游言固以請則文子覺其譏矣於是扶適字正喪主之位焉而子游之志達矣趨就客位禮之正也。疏曰大夫之賓位在門東近北家臣位亦在門東而南近門並皆北向。長樂陳氏曰司廢嫡也無異公儀仲子之立庶子游之於司冠其子相友也無異公儀仲子之於公儀仲子趨就門而子游之譏惠子服免而巳趨就門而子游之譏惠子服免而巳趨就門而子游之譏惠子服免而巳趨就門而子游之譏

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于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中去聲

將軍文子即彌年也主人文子之子也禮無弔人於除喪之後者亦無除喪後受人之弔者深衣吉凶可以通用小祥練服之冠不純吉亦不純凶廟者神主之所在待而不迎受弔之禮也不哭而垂

涕哭之時已過而哀之情未忘也庶幾近也子游
善其處禮之變故曰文氏之子其近於禮乎雖無
此禮而為之禮其舉動皆中節矣○疏曰深衣即
間傳所言麻衣也制如深衣緣之以布曰麻衣緣
之以素曰長衣緣之以采曰深衣練冠者祭前之
冠若祥祭則縞冠也始死至練祥來弔是有文之
禮祥後來弔是無文之禮言文氏之子庶幾堪行
乎無於禮文之禮也動舉也中當於禮之變節也
長樂陳氏曰喪已除而弔始至非喪非無喪之時
也深衣練冠非凶非不凶之服也待于朝非受弔
非不受弔之所也文子於其非喪非無喪之時能
於禮者之禮也非無喪之禮故子游曰其庶幾乎
乎有於禮者之禮也禮未足以為中乎亡於禮者之

之禮則善矣

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諡周道也

疏曰凡此之事皆周道也又殷以上有生號仍為
死後之稱更無別諡堯舜禹湯之例是也周則死
後別立諡○宋子曰儀禮賈公彥疏云少時便稱
伯某甫至五十乃去某甫而專稱伯仲此說為是
如今人於尊者不敢字之而曰幾丈之類石林葉
生三月而父名之非特父名之人亦名之也至冠
則成人矣非特人不得名父亦不名焉故加之字
而不名所以尊名也五十為大夫則益尊矣有位
於廟非特人不字父與君亦不字焉故曰伯仲
而冠字所以尊字也禮曰伯某甫仲叔季惟其所當則固已稱

伯仲何待於五十疑檀弓之誤此不然始冠而字
者伯仲皆在上此但以其序次之所以為字者在
下其南也如伯仲其為某南者則去之類是已至於
五十為大夫尊其為某南者則去之類是已至於
而冠之以氏伯仲皆在下如名伯南仲榮叔南季
之類是也檀弓言伯仲者非加之伯仲榮叔南季
仲也去其為某南者而言伯仲爾

經也者實也

麻在首在要皆曰經分言之則首曰經要曰帶經
之言實明孝子有忠實之心也首經象緇布冠之
缺項要經象太帶又有絞帶象革帶齊衰以下用
布。朱子曰首經大一搯是拇指與第二指一圍
要經較小絞帶又小於要經象太帶兩頭長
垂下絞帶象革帶頭有彊子以頭串於中而束之

掘中雷而浴毀龜以綴足

疏曰中雷室中也死而掘室中之地作坎以牀架
坎上尸於床上浴令浴汁入坎也死人冷強足辟
戾不可著履故用毀龜之甍連綴死人足令直可
著履也

及於生毀示躡行出于大門殷道也學者行

疏曰毀宗毀廟也殷人殯於廟至葬柩出毀廟門
西邊牆而出于大門行神之位在廟門西邊當所
毀宗之外生時出行則為壇幣告行神告竟車躡
行壇上而出使道中安穩如在壇今向毀宗廟處

出仍得躡行此壇如生時之出也學於孔子者行

之效殷禮也嚴陵方氏曰經之所重非徒為虛名而

已古者復穴而居開其以上以綴於明而雨溜焉故后

世因以名則生室毀竈取以居處於必搖中雷以

也夫中雷則此時於之竈則生時於宗則烹飪以

不復居處於此不復亨也於此祭宗則生時於

足必毀竈以示不復亨也於此祭宗則生時於

凡此皆所常行必毀宗以於此祭宗則生時於

故乎禮之由備生以文為尚故禮之所由本於此

道乎高周道焉死以質為尚故喪葬之制學禮者行

碩曰請粥庶弟之母子柳曰如之何其精

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子柳曰何以哉子

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既葬子碩欲以

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不可吾聞之也

君子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粥音首

子柳魯叔仲皮之子子碩之兄也具謂喪事合用

之器物也何以哉言何以為用乎謂無其財也鄭

云粥謂嫁之也妾賤取之曰買布錢也不家於喪

惡因死者而為利也班猶分也不粥庶弟之母者

義也班兄弟之貧者仁也夫以粥庶母以治葬則

之於財可知矣而不家於喪之言確然不易古人

禮記卷之三

禮記卷之三

禮記卷之三

禮記卷之三

之安貧守禮蓋如此嚴陵方氏曰無財不可以為

君子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

邑危則亡之應氏曰衆死而義不忍獨生焉得而不死國危而

身不可獨存焉得而不亡長樂陳氏曰主危臣辱

公叔文子升於瑕丘蘧伯玉從文子曰樂

哉斯丘也死則我欲死焉蘧伯玉曰吾子

樂之則瑗請前瑗于顯

二字皆衛大夫文子名拔伯玉名瑗。劉氏曰伯

王之請前蓋始從行於文子之後及聞文子之言

而惡其將欲奪入之地自為身後計遂讓之日吾

子樂此則我請前行以去子矣示不欲與聞其事

也可謂長於風喻者矣嚴陵方氏曰葬之為禮蓋

乎苟惟樂已害人之事可為則夫人而為之矣此

也此公叔文子樂瑕丘之葬故蘧伯玉有請前之讓

扶君下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君薨以是舉

音僕

君疾時僕人之長扶其右體射人之長扶其左體此二人皆平日贊正服位之人故君既薨遇遷尸則仍用此人也方氏釋師為衆應氏以下人為卜筮之人廣安游氏曰男子不死於婦人之疾也以在寢在朝之正服位而從君者扶持之薨則為死不以道故君其喪疾則外廷之人共治其疾所以防微杜漸致謹於疾病之際以正其死道也然此非一日之故蓋僕人射人舉職於外而人君哀樂之事得其宜故九嬪世婦之屬掌以時御人君起居之節中治總以六室參以六卿人不得與焉此非承先王積習而當疾病死喪之入不得與焉此非承先王積習而當

時禮教之隆有不能然者

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為服君子未

夫音扶

之言也或曰同爨總從去聲為去聲

從母母之姊妹舅母之兄弟從母夫於舅妻無服所以禮經不載故曰君子未之言時偶有甥至外家見此二人相依同居者有喪而無文可據於是或人為同爨總之說以處之此亦原其情之不可已而極禮之變焉耳。或問從母之夫舅之妻皆無服何也朱子曰先主制禮父族四故由父而上為族曾祖父總麻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子之子

皆由父而推之也母族三母之父母之母母之兄
弟恩止於舅故從母之夫舅之妻皆不為服推不
去故也妻族二妻之父妻之母乍者似乎雜亂無
紀子細看則皆有義存焉

縱音總

須音提

喪事欲其縱縱爾吉事欲其折折爾故喪
事雖遽不陵節吉事雖止不怠故騷騷爾
則野昂昂爾則小人君子蓋猶猶爾

縱縱給於趨事之貌折折從容中禮之貌喪事雖

急遽而不可陵躐其節次吉事雖有立而待事之
時而不可失於怠惰若騷騷而太疾則鄙野矣鼎
鼎而太舒則小人之為矣猶猶而得緩急之中君
子行禮之道也廣安游氏曰君子處吉凶之際以
臨川吳氏曰喪事欲疾徐之際當從
適然亦不可太緩而怠惰寬縱故騷騷而急疾不節則
亦不可太緩而怠惰寬縱故騷騷而急疾不節則
若田野之人鼎鼎而舒緩怠惰則若不脩整之小
人唯君子得疾徐之中則於喪
事不至太疾吉事不至太舒也
喪具君子耻具一日二日而可為也者君
子弗為也

喪具棺衣之屬君子耻於早為之而畢具者嫌不

以父生期其親也然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
制九十月脩蓋慮夫倉卒之變也一日十日可辦
之物則君子不豫為之所謂絞紵衾冒死而后制
者也

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嫂
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姑姊妹之薄
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遠去聲

方氏曰兄弟之子雖異出也然在恩為可親故引
而進之與子同服嫂叔之分雖同居也然在義為

可嫌故推而遠之不相為服姑姊妹在室與兄弟
姪皆不杖期出適則皆降服大功而從輕者蓋有
受我者服為之重故也言其失受之而服為之輕
期以厚之故於本宗相為皆降一等也何氏平叔
為服不有骨肉之親則其尊卑之異也嫂叔親非
骨肉尊卑不異恐有混淆
之失故推使無服也

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應氏曰食字上疑脫孔子字嚴陵方氏曰飢而廢
也慮其至於廢事故雖喪者之側必食又慮其忘
哀故未嘗飽焉是禮也雖聖人之行不過如此而

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曾子曰

爾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曰及哭於爾次曾子北向而弔焉

其徒門弟子也次其所寓之館舍也士喪禮主人西面賓在門東北面此曾子所以北面而弔之也臨川吳氏曰吾父死者也立於門側之客位也

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仕而不可為也

知去聲

味音沫

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為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

平筭笙備而不和有鍾磬而無筦簫其曰明器神明之也

明器神明之也

劉氏曰之往也之死謂以禮往送於死者也往於死者而極以死者之禮待之是無愛親之心為不仁故不可行也往於死者而極以生者之禮待之是無燭理之明為不知故亦不可行也此所以先王為明器以送死者竹器則無滕緣而不成其用瓦器則斲質而不成其黑光之沫木器則樸而不成其雕斲之文琴瑟則雖張絃而不平不可彈也

筓笙雖備具而不和不可吹也雖有鍾磬而無懸
挂之筭虛不可擊也凡此皆不致死亦不致生而
以有知無知之間待死者故備物而不可用也備
物則不致死不可用則亦不致生其謂之明器者
蓋以神明之道待之也長樂陳氏曰不日神明之
器特曰明器者皆曰明故水曰
不可不明故也周官凡施於神者皆曰明故水曰
明水火曰明火以至明燭明者皆曰明故水曰
也蓋其有竹尾木之所用琴瑟笙磬之神器之
者明之也所用非人所樂非所樂鍾之所樂
也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豈知此哉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
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

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
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
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為之言也為夫聲曾
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
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
自為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曾是其靡
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為桓

司馬之也

為俱去聲

仕而失位曰喪桓司馬即桓魋靡侈也

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

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為

敬叔言之也

敬叔魯大夫孟僖子之子仲孫閱也嘗失位去魯後得反載寶而朝欲行賂以求復位也

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

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

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

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

寇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

以斯知不欲速貧也

定公九年孔子為中都宰制棺槨之法也四寸

五寸厚薄之度將適楚而先使子子繼往者蓋欲

觀楚之可仕與否而謀其可處之位歟嚴陵方氏

心而至於傷財曾不若速朽之為愈也肆其利心

而至於害義曾不告速貧之為愈也孔子之言特為二子而發爾有子乃能以中都與之荆之事驗之可謂知音者矣

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名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束修之間不

出竟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

大夫計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莊子齊大夫名伯齊強魯弱不容畧其赴縣子名知禮故召問之脩脯也十脰為束問遺也為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故雖束脰微禮亦不以出竟

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勿哭且臣聞之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公曰然然則如之何而可縣子曰請哭諸異姓之廟於是與哭諸縣氏

交政於中國言當時君弱臣強大夫專盟會之事以與國君相交接也此變禮之由也愛之哭出於不能已畏之哭出於不得已哭伯高於賜氏義之所在也哭莊子於縣氏勢之所迫也

嚴陵方氏曰君弱臣強有至交政於中國豈特束脰之間而已生既畏之而不取不與之交則死亦畏之而不放不為之哭矣若

魯人之哭陳莊子所謂畏而哭之者也然縣子謂哭諸異姓之廟者以哭其非所當哭之人故哭於非所當哭之廟也異姓之廟必哭諸縣氏以其禮之所由起故爾則與哭伯高於賜氏同義也○當臨川吳氏曰愛而哭之謂哀死而哭其所當哭也畏而哭之則哭死而非其情哭所不當哭者也此衰世之事古豈有是哉

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為而死其親乎

仲憲孔子弟子原憲也示民無知者使民知死者之無知也為其無知故以不堪用之器送之為其有知故以祭器之可用者送之疑者不以為有知亦不以為無知也然周禮惟大夫以上得兼用二器士惟用鬼器也曾子以其言非乃曰其不然乎再言之者甚不然之也蓋明器祭器固是人鬼之不同夏殷所用不同者各是時王之制文質之變耳非謂有知無知也若如憲言則夏后氏何為而忍以無知待其親乎○石梁王氏曰三代送葬之具質文相異故所用不同其意不在於無知有知及示民疑也仲憲之言皆非曾子非之末獨譏其

說夏后明器蓋舉其失之甚者也嚴陵方氏曰明器兼用蓋處之以死生之間而已豈特周而然哉而原惡必以夏用鬼器殷用人器則是夏有致死也然曾子之言止及於夏而不及於殷者以死其親在君子之所不忍故也

公孫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魯人則為之齊衰狄儀行齊衰今之齊衰狄儀之問也小式樹天

公叔木衛公叔文年之子同父母之兄弟期則此同母而異父者當降而為大功也禮經無文故子游以疑辭答之魯人齊衰三月之服行之久矣故子夏舉以答狄儀而記者云因狄儀此問而今皆行之也此記二字言禮之不同鄭氏曰大功是張子曰同母異父之昆弟狄儀服之齊衰是與親兄弟之服同如此則無分別也嚴陵方氏曰禮異父亦謂之繼父繼父同居則服期焉服其父以禮則其子相為服以大功乃其稱也而子貢遂以魯人之事告狄儀使之行齊衰不亦甚乎

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盡慎諸子思

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
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
也吾何慎哉

柳若衛人伯魚卒其妻嫁於衛有其禮謂禮所得
為然無財則不可為禮時為大有禮有財而時不
不可為則亦不得為之也嚴陵方氏曰無其財則
則勢不可以行禮禮有常時有變財有限三者不
備與禮也無財不行也孟子所謂不得不可以為悅者
屬安游氏曰為婚毋服此世之非先王之正

也子思之意以為雖有齊衰期之禮然財不
行則非道之隆也蓋亦有弗可以備其禮者
子思於父母之禮親也若厚於絕於禽懷不
子嚴於父母之禮親也若厚於絕於禽懷不
以禮致之於有父所不備為期以行禽懷不
禽致之於有父所不備為期以行禽懷不
如子思道又謹於禮也若厚於絕於禽懷不
厚去古既遠行禮者當以是為心過乎薄寧
縣子瑣曰吾聞之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
親滕伯文為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為子血皮
齊衰其叔父也

禮記卷之六十一

縣子名瑣○疏曰古者殷時也周禮以貴降賤以適降庶惟不降正耳而殷世以上雖貴不降賤也上下各以其親不降之事也上謂旁親族曾祖從祖及伯叔之班下謂從子從孫之流彼雖賤不以已尊降之猶各隨本屬之親輕重而服之故云上下各以其親滕國之伯名文為孟虎著齊衰之服者虎是文之叔父也又為孟皮著齊衰之服是皮之叔父也言滕伯上為叔父下為兄弟之子皆著齊衰也朱子曰夏殷而上大槩只是親親長貴底禮數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貴底禮數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然諸侯大夫尊卑則亦不絕不降之義上世想皆簡略

有許多降殺貴貴底禮數凡此皆天下之大經前世所未備到得周公搜剔出來立為定制更不可易后木曰喪吾聞諸縣子曰夫喪不可不深

長思也買棺外內易我死則亦然

后木魯孝公子惠伯輩之後○馮氏曰此條重在不可不深長思一句買棺之時外內皆要精好此是孝子當為之事非是父母豫所屬託而曰我死則亦然記禮者譏失言也嚴陵方氏曰子思曰喪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殯凡附於身者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此喪所以不可不深長思也買棺外內易亦其一端耳

曾子曰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歛而徹帷仲梁子曰夫婦方亂故帷堂小歛而徹帷

始死去死衣用歛衾覆之以俟浴既復之後楔齒綴足畢具脯醢之奠事雖小定然尸猶未襲歛也故曰未設飾於是設帷於堂者不欲入襲之也故小歛畢乃徹帷仲梁子謂夫婦方亂者以哭位未定也二子各言禮意鄭云歛者動搖尸惟堂為人襲之言方亂非也仲梁子魯人嚴陵方氏曰人飾故帷堂蓋以防人之所惡也小歛則既設矣故徹帷焉若是則惟堂之禮為死者爾豈為生者哉而仲梁子以謂夫婦方亂故帷堂則失禮之意遠矣

小歛之奠子游曰於東方曾子曰於西方歛斯席矣小歛之奠在西方魯禮之末失也

疏曰儀禮小歛之奠設於東方奠又無席魯之衰末莫於西方而又有席曾子見時如此將以為禮故云小歛於西方斯此也其歛之時於此席上而設奠矣故記者正之云小歛之奠所以在西方是魯人行禮末世失其義也○今按儀禮布席于尸

內註云有司布歛席也在小歛之前及陳大歛衣
奠則去奠席在饌北歛席在其東註云大歛奠而
有席彌神之也據此則小歛奠無席嚴陵方氏曰
萬物生於東
而死於北小歛之奠於東方
則孝子未忍死其親之意也

孫子曰裕衰總裳非古也

方氏曰葛之麓而卻者謂之裕布之細而疎者謂
之總五服一以麻各有升數若以裕為衰以總為
裳則取其輕涼而已非古制也

子蒲卒哭者呼戚子臯曰若是野哉哭者

改之

戚子蒲之名也復則呼名哭豈可呼名也野哉言
其鄙野而不達於禮也子臯孔子弟子高柴

杜橋之母之喪宮中無棺以為沽也

疏曰沽麓略也孝子喪親悲迷不復自知禮節事
儀皆須入相道而杜橋家母死宮中不立相待故
時人謂其於禮為麓略也

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羔裘

玄冠夫子不以弔

疏曰養疾者朝服羔裘玄冠即朝服也始死則去朝服著深衣時有不易者又有小歛後羔裘弔者記者因引孔子行禮之事言之馬氏曰弔者在小喪玄冠以主人未成服弔者麻經不敢先也故了游楊表而弔既小歛乃襲表帶經而入若夫子羔裘玄冠不以弔者是言小歛之後而已矣

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死子游曰

有無惡乎齊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歛

首足形還葬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

喪具送終之儀物也惡乎齊言何以爲厚薄之劑量也毋過禮不可以富而踰禮厚葬也還葬謂歛畢即葬不殯而待月日之期也縣棺而封謂以手縣繩而下之不設碑緯也人不非之者以無財則不可備禮也馬氏曰孟子曰不得不可以爲悅無禮者爲其有財故也苟無其財則歛首足形還葬非不足爲孝子之悅然以其所以葬而葬亦豈有者哉

黃音奔

司士賁告於子游曰請龍於牀子游曰諾

縣子聞之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

賁司士之名也禮始死廢牀而置尸於地及復而不生則尸復登牀襲者斂之以衣也沐浴之後商祝襲祭服祿衣蓋布於牀上也飯含之後遷尸於襲上而衣之襲於牀者禮也後世禮失而襲於地則襲矣司士知禮而請於子游子游不稱禮而答之以諾所以起縣子之譏也汰矜大也言凡有諮問禮事者當據禮答之子游專輒許諾則如禮自已出矣是自矜大也叔氏子游字

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雍曾子曰既曰

明器矣而又實之

夏禮專用明器而實其半虛其半殷人全用祭器亦實其半周人兼用二器則實入器而虛鬼器也

子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夫子曰可也

疏曰送終既畢賻布有餘其家臣司徒承主人之意使旅下士歸還四方賻主人之泉布時人皆貪而獻子家獨能如此故夫子曰可也善其能廉左傳叔孫氏之司馬驥矣是家臣亦有司徒司馬也

長樂陳氏曰知死者贈知生贈贈之於君子不可利於已亦不可歸於人絕天下血喪之禮與其利於已寧歸於人與其歸於人寧班諸兄弟之貧者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孔子可之以其賢乎已者而

讀贈曾子曰非古也是再告也

車馬曰贈所以助主人之送葬也既受則書其人名與其物於方版葬時柩將行主人之史請讀此方版所書之賜蓋於柩東當前東西面而讀之古者奠之而不讀周則既奠而又讀焉故曾子以為再告也臨川吳氏曰按士喪禮下篇祖奠畢公之物書之於方及次日遺奠畢苞牲行器之後王之是再告於神也蓋古者但有賜時致命之禮無

曾子以為非古

遺去聲

成子高寢疾慶遺人請曰子之病革矣如至乎大病則如之何

成子高齊大夫國伯高父謚成也遺慶封之族華與亟同急也大病死也諱之之辭

子高曰吾聞之也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吾可以死害於人乎哉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

不食之地謂不耕墾之也嚴陵方氏曰子高之愛
樂殿立而欲葬則子高之請而高之所得不亦多乎○臨川
吳氏曰入請入則內而請其遺命也夫病謂死
不食之地謂地不利於種五穀以供民食者子高
自謂生而不能利於種五穀是無益於人也若死而
葬人所耕墾之地以妨五穀是有害於人矣故欲
擇不可墾耕之地而葬焉其意憮然不
自足其言依於謙儉蓋亦可謂賢已

子夏問諸夫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居

處言語飲食衎爾

君母君妻雖皆小君皆服齊衰不杖期然恩義則
淺矣故居其喪則自處如此衎爾和適之貌此章
以文勢推之喪下當有知之何夫子曰字舊說謂

記者之略亦或闕文歟又否則問當作聞

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

我乎殯

生既館之死則當殯○應氏曰朋友以義合謂之
賓客者以自遠方而來也

於
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
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槨周
棺土周於槨反壤樹之哉

一本可惡
字有故

國子高即成子高也。○疏曰子高之意人死可惡
備飾以衣衾棺槨欲其深邃不使人知今乃反更
封壤為墳而種樹以標之哉國子意在於儉非周
禮焉氏曰古之人尤畧於死者衣之以薪葬諸中
不足易之以棺槨人特嚴慎終之禮故瓦棺聖周為
以棺槨者言無使土侵膚被之柳以柳易之
人惡於死凡此皆藏之弗得見者也周官冢人周
爵等為之立封之度與命數之多寡所以封則知位
秩之高下觀其樹則知其命數之多寡所以封則知位
子孫之識非以為觀美者也封之多寡所以封則知位
所不廢而國子高非之亦異於禮矣

燕平聲

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告於子夏氏子
夏曰聖人之葬久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

觀焉

與平聲

延陵季子之葬其子夫子尚往觀之今孔子之葬
燕人來觀亦其宜也然子夏之意以為聖人葬人
則事皆合禮人之葬聖人則未必皆合於禮也故
語之曰子以為聖人之葬人乎乃人之葬聖人也
又何觀焉蓋謙辭也長樂陳氏曰君子之於喪禮
又思之喪母勝世子之葬定公四方猶且觀之况
聖人之門人葬聖人乎此燕人所以來觀之

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

坊音方

覆方故反

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斤者矣

從若斧者馬馬鬣封之謂也今日而三斬板而已封尚行夫子之志乎哉

此言封土有此四者之形封築土為墳也若堂者如堂之基四方而高也坊堤也若坊者上平旁殺而南北長也若覆夏屋者旁廣而卑也若斧者上狹如刃較之上三者皆用功力多而難成此則儉而易就故俗謂之馬鬣封馬鬣鬣之上其肉薄封形似之也今日者謂今封築孔子之墳不假多時一日之間三次斬板即封畢而已止矣其法側板於坎之兩旁而用繩以約板乃內土於內而築

之土與板平則斬斷約板之繩而升此板於所築土之上又實土於其中而築之如此者三而墳成矣故云三斬板而已封也尚庶幾也乎哉疑辭亦謙不敢質言也長樂陳氏曰孔子以時人之封過夫了之志於儉也故故故從其終者而已門人以行已門人之志於儉則儉於披崇練旄則不儉者儉則以救時行門人之志則儉所以尊師也

婦人不葛帶

禮婦人之帶牡麻結本卒哭大夫去麻帶服葛帶而首經不變婦人以葛為首經以易去首之麻經而麻帶不變所謂不葛帶也既練則男子除經婦人除帶婦人輕首重要故也然此謂婦人居齊斬

禮記卷之三十一

之服者如此若大功以下輕者至卒哭則並變為
葛與男子同

有薦新如朔奠

朔奠者月朔之奠也亦葬之時大夫以上朔望皆
有奠士則朔而已如得時新之味或五穀新熟而
薦之則其禮亦如朔奠之儀也金華應氏曰薦新於廟死者已遠則感傷或淺薦新於殯其痛尚新則感傷必重朔祭謂之大奠其禮視大斂故薦新亦如之謂男女各即位內外各從事而奠哭之儀如一也

既葬各以其服除

三月而葬葬而虞虞而卒哭親重而當變麻衰者

變之其當除者即自除之不俟主人卒哭之變也

池視重雷

疏曰池者柳車之池也重雷者屋之承雷也以木為之承於屋簷水雷入此木中又從木中而雷於地故云重雷也天子之屋四注四面皆有重雷諸侯四注而重雷去後大夫惟前後二士惟一在前生時屋有重雷故死時柳車亦象宮室而設池於車覆鼈甲之下牆帷之上蓋織竹為之形如籠衣以青布以承鼈甲名之曰池以象重雷也方面之數各視生時重雷

君即位而為禭歲一漆之藏焉

疏曰君諸侯也人君無論以長體尊物備即位即造為親尸之棺蓋也棺也漆之堅強麗麗然故名禭每年一漆示如未成也藏焉者其中不欲空虛如急有待故藏物於中一說不令人見故藏之

嚴陵方氏曰禭即所謂禭也若尊雖凶禮亦備豫焉

復榭齒綴足飯設飾帷堂並作

始死招魂之後用角柶拄尸之齒令開得飯含時不閉又用燕几拘綴尸之兩足令直使著履時不

父兄命赴者

疏曰生時與他人有恩識者今死則其家宜使人往相赴告士喪禮孝子自命赴者若大夫以上則父兄命之也

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

天子之郭門曰臯門明堂位言魯之庫門即天子

辟戾也飯者實米與貝于尸口中也設飾尸齋也帷堂堂上設帷也作起為也復至帷堂六事一時並起故云並作也儀禮亦總見一圖

齒綴足飯設飾此五事並作於帷堂之時

山陰陸氏曰言復榭

臯門是庫門者郭門也。○疏曰君王侯也前曰廟後曰寢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堂曰寢小寢者高祖以下寢也王侯同大寢天子始祖之寢諸侯太祖之寢也小祖者高祖以下廟也王侯同太祖者天子始祖之廟諸侯太祖之廟也。○馬氏曰寢所居處之地祖有所事之地門所出入之地郊所嘗至之地君復必於此者蓋魂氣之往亦未離生時熟習之地也觀此則生死之說可知矣。○今按馬氏以小寢大寢為燕寢正寢與舊說異喪不剥奠也與祭肉也與

剥者不巾覆也脯醢之奠不惡塵埃故可無巾覆凡覆之者必其有祭肉者也

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

材為槨之木也布者分列而暴乾之也殯後旬日即治此事禮獻材于殯門外註云明器之材此云材與明器者蓋二者之材皆乾之也

朝奠日出夕奠逮日

逮日及日之未落也。○方氏曰朝奠以象朝時之食夕奠以象夕時之食孝子事死如事生也

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友也

未殯哭不絕聲殯後雖有朝夕哭之時然廬中思
憶則哭小祥後哀至則哭此皆哭無時也使者受
君之任使也小祥之後君有事使之不得不行然
反必祭告俾親之神靈知其已友亦出必告友必
面之義也

練練衣黃裏練線

練曰練小祥也小祥而著練冠練中衣故曰練也
練衣者以練為中衣黃裏者黃為中衣裏也正服

不可變中衣非正服但承衰而已練淺絳色緣謂
中衣領及衰之緣也

葛要經繩屨無約

小祥男子去首之麻經惟餘要葛也故曰葛要經
繩屨者父母初喪管屨卒哭受齊衰薤蕞屨小祥
受大功繩麻屨也無約謂屨頭飾也○朱子曰管
屨疏屨今不可考今畧以輕重推之斬衰用今草
鞋齊衰用麻鞋可也麻鞋今卒伍所著者

角填

填充耳也吉時君大夫士皆有之所以掩於耳君
用玉為之初喪去飾故無瑱小祥後微飾故用角
為之也馬氏曰哀痛至甚則耳無聞目無見也而

鹿裘衡長祛祛楊之可也

疏曰冬時吉凶衣裏皆有裘吉則貴賤有異喪則
同用鹿皮為之小祥之前喪狹而短袂又無祛小
祥稍飾則更易作橫廣大者又長之又設其祛也
楊者裘上之衣吉時皆有喪後凶質未有楊衣小
祥後漸向吉故加楊可也按如此文明小祥時外
有衰衰內有練中衣內有楊衣楊衣內有鹿裘

衣

鹿裘內自有常著襦衣。今按祛者袖口也此所
謂祛則是以他物為袖口之緣既祛以為飾故楊
之可也嚴陵方氏曰鹿裘以白裘之皮為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總必往非兄弟雖
鄰不往

三年之喪在殯不得出弔然於兄弟則恩義存焉
故雖總服兄弟之異居而遠者亦當往哭其喪若
非兄弟則雖近不往嚴陵方氏曰總最服之輕者
其重者乎蓋同姓之恩不得為之除故也鄰最
居之近者吾之近猶不往况其遠者乎蓋異姓之
恩不得不為之殺故也

所識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弔

馮氏曰上二句既主生者出弔往哭為義則下二句文意當同所識當為句若所知之謂也死者既吾之所知識則其兄弟雖與死者不同居我皆當弔之所以成往來之情義也

重平聲 兕音似

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

柩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

水牛兕牛之革耐濕故以為親身之棺二革合被

為一重柩木亦耐濕故次於革即前章所謂槨也梓木棺二為屬一為大棺柩棺之外有屬棺屬棺之外又有大棺四者皆周言四重之棺上下四方悉周而也惟椁不周下有茵上有抗席故也

棺束縮二衡三衽每束一

古者棺不用釘惟以皮條直束之二道橫束之三道枉形如今之銀則子兩端大而中小漢時呼為小要不言何物為之其亦木乎衣之縫合處曰衽以小要連合棺與蓋之際故亦名衽先擊木置衽然後束以皮每束處必用一衽故云衽每束一也

柏椁スハシラ以端長六尺長六尺

天子以柏木為椁端猶頭也用柏木之頭為之其長六尺

天子之哭ス諸侯也爵弁經紼衣紼音緇

諸侯薨而赴於天子天子哭之爵弁紼衣本土之祭服爵弁弁之色如爵也紼衣絲衣也○鄭氏曰經衍字也周禮王平諸侯弁經總衰○疏曰天子至尊不見尸柩不弔服此遙哭之故不服總衰而服爵弁紼衣也

或曰使有司哭之

鄭氏曰非也哀戚之事不可虛盧陵胡氏曰諸侯之不見屍柩故不服總衰弔而服士之祭服有司哭之非也惡夫涕之無從况使人乎

為之不以樂食為去聲

疏曰此是記者之言非或人之說也

天子之殯也龍輅以椁加斧斤于椁上

畢塗屋天子之禮也

疏曰最叢也最塗謂用木叢棺而四面塗之也龍

輜殯時用輜車載柩而畫輶為龍也以椁者此業
木象椁之形也繡覆棺之衣為斧文先敢四面為
椁使上與棺齊而上猶開以此棺衣從椁上入覆
於棺故云加斧于椁上也畢盡也斧覆既竟又四
注為屋以覆於上而下四面盡塗之也。今按敢
塗龍輶是輶車亦在殯中非脫去輶車而殯棺也

唯天子之喪有別姓而哭

別姓列友
諸侯朝覲天子爵同則其位同今喪禮則分別同
姓異姓庶姓使各相從而為位以哭也

魯哀公誄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

焉嗚呼哀哉尼父

作謚者先列其生之實行謂之誄大聖之行豈容
盡列但言天不留此老成而無有佐我之位者以
寓其傷悼之意而已耳稱孔丘者君臣之辭此與
左傳之言不同。鄭氏曰尼父因其字以為之謚
也。山陰陸氏曰據此左傳所錄公誄之曰天不
之辭也。今記
脩之如此

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皆厭冠哭於大

厭于梁反
大音泰

廟三日君不舉或曰君舉而哭於后土

厭冠喪冠也說見曲禮盛饌而以樂侑食曰舉后土社也○應氏曰哭於大廟者傷祖宗基業之虧損哭於后土者傷土地封疆之股削也不舉自貶損也曰君舉者非也

孔子惡野哭者

所知吾哭諸野夫子嘗言之矣蓋哭其所知必設位而惟之以成禮此所惡者或郊野之際道路之間哭非其地又且倉卒行之使人疑駭故惡之也

方氏說哭者呼滅子臯曰野哉孔子惡者以此恐未然

未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

稅人以物遺人也未仕者身未尊顯故內則不可專家財外則不可私恩惠也或有情義之所不得已而當遺者則稱尊者之命而行之未仕者則無孫故不敢稅人其或禮有所不可廢義有所不免則以父兄之命而已

士備入而后朝夕踊

國君之喪諸臣有朝夕哭踊之禮雖依次居位踊踊必相視為節不容有先後也士卑其入恒後士

皆入則無不在者矣故舉士入為畢而後踊馬

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

疏曰祥大祥也縞謂縞冠大祥日著之。馬氏曰

祥禫之制施於三年之喪則其月同施於期之喪

則其月異雜記曰十一月而練十二月而祥十五

月而禫此期之喪也父在為母有所屈三年所以

為極而至於二十五日者其禮不可過以三年之

愛而斷於期者其情猶可伸在禫月而樂者聽於

人也在徙月而樂者作於已也。縞即上縞所謂縞

禫而著歌孔子以謂

也且曰禫徙月樂者營人

君於士有賜幣

帝幕之小者置之殯上以承塵也大夫以上則有

司供之士卑又不得自為故君於士之殯以幣賜

之也

禮記大全卷之三終

張翰林校正禮記大全卷之四

檀弓下第四

君之適長殯車三乘公之庶長殯車一乘
大夫之適長殯車一乘

此言送殯遣車之禮君謂國君亦或有地大夫通
得稱君也公專言五等諸侯也十六至十九為長
殯葬此殯時柩朝廟畢將行設遣奠以奠之牲體
分折包裹用此車載之以遣送死者故名遣車車
制甚小以置之棨內四隅不容大為之也禮中殯

從上君適長三乘則中亦三乘下則一乘也公庶
長一乘則中亦一乘下則無也大夫適長一乘則
中亦一乘下殤及庶殤並無也

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

方氏曰受命於君者其名達於上故謂之達官若
府史而下皆長官自辟除則不可謂之達矣受命
於君者其恩厚故公之喪惟達官之長杖○今按
凡官皆有長貳此以長言則不及貳也朱子曰達
通於君者如內則公卿宰執與六曹之長九寺五
監之長外則監司都守得自通章奏於君者凡此
皆杖次則不杖也

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及出命引之三步

則止如是者二君退朝亦如之哀次亦如

之

弔於宮於其殯宮也出柩已行也孝子攀號不忍
君命引之奪其情也引者二步即止君又命引之
如是者二柩車遂行君即退去君來時不必恒在
殯宮或當柩朝廟之時亦如之或已出大門至平
日待賓客次舍之處孝子哀而暫停柩車則亦如
之

五十無算者不越疆而弔人

始衰之年不可以筋力為禮也

矯音橋

說音脫

季武子寢疾矯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唯公門說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及其喪也會點倚其門而歌

季武子魯大夫季孫夙也矯固人姓名點字皙魯子父也武子寢疾之時矯固適有齊衰之服遂衣

凶服而問疾且曰大夫之門不當釋凶服惟君門乃說耳此禮將亡我之凶服以來欲以救此將亡之禮也武子善之言失禮之顯著者人皆可知若失禮之微細者惟君子乃能表明之也武子執政人所尊畏固之為此欲以易時人之觀瞻據禮而行武子雖憾不得而罪之也若倚門而歌則非禮矣其亦狂之一端歟記者蓋善矯固之存禮譏魯點之廢禮也

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馬弔於人是日不樂婦人不越疆而弔人行弔之日不飲酒

食肉焉

大夫弔弔於士也大夫雖尊然當主人有小飲木
斂或殯之事而至則擯者以其事告之辭猶告也
若非當事之時則孝子下堂迎之婦人無外事故
不越疆而弔是日不樂不飲酒食肉皆為餘哀未
忘也長樂陳氏曰婦人見兄弟不可以及闕而不可
可以出闕而不可迎可以及門而不可以出闕而不可
衛而不可得則越疆而弔人如之何而可
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壙皆執紼壙音
引引柩車之索也紼引棺索也○鄭氏曰示助之
以力○疏曰弔葬本為助執事故必相助引柩車

喪公弔之必有拜者雖朋友州里亦足可
也弔曰寡君承事主人曰臨臨如字

此謂國君弔其諸臣之喪弔後主人當親往拜謝
喪家若無主後必使以次疏親往拜若又無疏親

凡執引用人貴賤有數數足則餘人皆散行從柩
至下柩窆時則不限人數皆悉執紼也引者長遠
之名故在車車行遠也紼是撥舉之義故在棺棺
惟撥舉不長遠也嚴陵方氏曰引在前屬之於車
而柩也道柩者惟在路用之而已弔者至於下棺
亦用馬故雖不執引而或從柩及壙亦皆執紼也
曲禮曰助葬者必執紼蓋謂是矣

則死者之朋友及同州同里及喪家典舍之人往拜亦可也寡君承事言來承助喪事此君語攢者傳命以久之辭主人曰臨者謝辱臨之重也

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

賈尚書宮受弔不如杞梁之妻知禮而此言弔於路何也蓋有爵者之喪當以禮弔此謂臣民之微賤者耳禮不下庶人也言必使人弔者是汎言衆人之喪也
廬陵胡氏曰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若齊侯哭徹無存之類

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

大夫之喪適子為主拜賓或以他故不在則庶子不敢受弔不敢以卑賤為有爵者之喪主也

妻之昆弟為父後者死哭之適室子為主

免音問

袒免哭踊夫入門右使人立於門外告衆者狎則入哭父在哭於妻之室非為父後者哭諸異室

此聞妻兄弟之喪而未往弔時禮也父在已之父也為父後妻之父也門外之人以來弔者告若是

交游習狎之人則徑入哭之情義然也○疏曰女子字適人者為昆弟之為父後者不降以其正故也故姊妹之夫為之哭於適室之中庭子為主者甥服舅總故命已子為主受弔拜賓也袒免哭踊者冠篋不居肉袒之上必先去冠而加免故凡哭哀則踊踊必先袒袒必先免故袒免哭踊也夫人門右者謂此子之父即哭妻兄弟者嚴陵方氏曰以其別於適也哭諸異室者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無側室哭于門內之右同國則往哭之側室者燕寢之旁室也門內大門之內也上篇言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總必往其於謂同國歟○方氏曰哭于側室欲其遠殯宮也于門內之右者不居主位示為之變也同國則往者以其不遠也

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

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與平聲

以喪母之服而哭朋友之喪踰禮已甚故或人止之而曾子之意則曰我於子張之死豈常禮之弔而已哉今詳此意但以友義隆厚不容不往哭之又不可釋服而往但往哭而不行弔禮耳故曰我

弔也與哉。○劉氏曰：曾子嘗問三年之喪，弔乎夫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群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虐乎？既聞此矣，而又以母喪弔友，必不然也。凡經中言曾子失禮之事，不可盡信，此亦可見。

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游擯由左。

悼公，魯君哀公之子。擯，贊相禮事也。立者，尊右。子游由公之左，則公在右，為尊矣。少儀云：詔辭自右者，謂傳君之詔命，則詔命為尊，故傳者居右。時相喪禮者亦多由右，故子游正之也。

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為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為之服。

穀，讀為告。齊襄公夫人王姬卒，在魯莊之二十年，赴告於魯。其初由魯而嫁，故魯君為之服。出嫁姊妹，大功之服禮也。或人既不知此，王姬乃莊公舅之妻，而以為外祖母，又不知外祖母服小功，而以太功為外祖母之服，其亦妄矣。○鄭氏曰：春秋周女由魯嫁，卒則服之，如內女服姊妹是也。天子為之

無服嫁於王者之後乃服之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
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
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
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

獻公薨時重耳避難在狄故穆公使人往弔之弔為正禮故以且白起下辭寡人聞之者此使者傳穆公之言也恒於斯言常在此死生交代之際也

儼然端靜持守之貌喪失位也喪不可久時不可失者勉其奔喪及國以謀襲位故言孺子其圖之也此時秦已有納之之志矣

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

仁親以為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而

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

舅犯重耳舅狐偃字子犯也公子既聞使者之言入以告之子犯犯言當辭而不受可也失位去國

之人無以為寶惟仁愛思親乃其寶也父死謂是
何事正是凶禍大事豈可又因此凶禍以為友國
之利而天下之人孰能解說我為無罪乎此所以
不當受其相勉友國之命也

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
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為君憂父死
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
拜哭而起起而不私

公子既聞子犯之言乃出而答客惠弔亡臣重耳
謝其來弔也不得與哭泣之哀言出亡在外不得
居喪次也以為君憂者致君憂慮我也他志謂求
位之志辱君惠弔之義也不私不再與使者私言
也

子顯顯去聲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
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故不成拜
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

鄭註用國語知使者為公子繫字子韞故讀顯為
 韞也喪禮先稽顙後拜謂之成拜為後者成拜所
 以謝弔禮之重今公子以未為後故不成拜也愛
 父猶言哀痛其父也不私與使者言是無友國之
 意是遠利也愛父遠利皆仁者之事故稱之曰仁
 夫公子重耳嚴陵方氏曰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
 夫不仁猶或有得國者而况於仁乎觀重耳拒秦
 穆公之言則其仁可知矣故終能霸有全晉然重
 耳之所為特受之於舅犯而巳向使自得於天資
 非由於人授推是於為國則一語一動一靜
 無非仁也又安得孔子有譎而不正之說哉
 惟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
 禮朝夕哭殯之時必褰開其帷敬姜哭其夫穆伯

之殯乃以避嫌而不復褰帷自此以後人皆倣之
 故記者云非古也穆伯魯大夫季悼子之子公甫
 靖也張子曰敬姜早寡晝哭以避嫌帷
 殯或亦避嫌表夫之速也
 喪禮哀戚之至也節哀順變也君子念始

之者也
 孝子之哀發於天性之極至豈可止過聖人制禮
 以節其哀蓋順以變之也言順孝子之哀情以漸
 變而輕減也始猶生也生我者父母也毀而滅性
 是不念生我者矣嚴陵方氏曰始而生之者親也
 終而成之者子也苟過於哀而
 不知變則或以死傷生矣故節哀順變者以君子
 念始之者也○臨川吳氏曰順變二字釋節哀之

義順謂順孝子哀心不沮止之然為之節使之雖哀而有變則其哀不至過甚傷生也

復其愛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望反諸幽

求諸鬼神之道也北面求諸幽之義也

行禱五祀而不能回其生又為之復是盡其愛親之道而禱祠之心猶未忘於復之時也望反諸幽

望其自幽而反也鬼神處幽暗北乃幽陰之方故

求諸鬼神之幽者必向北也

嚴陵方氏曰孝子之

其死也猶復以冀其復生則愛之道於是為盡故

曰盡故曰盡愛之道也冀其復生固所以有禱祠

之禮也特有是心耳故曰有禱祠之心莊子曰鬼

神守其幽則幽者鬼神之道也復之時望其鬼氣

自幽而反故曰望反諸幽之義故曰北面求諸幽也

義此為陰有幽之義故曰北面求諸幽也

忍

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

隱痛也稽顙者以頭觸地無復禮容就拜與稽顙

言之皆為至痛而稽顙則尤其痛之甚者也

嚴陵

飯用米貝弗虛也不以食道用美焉爾

飯上聲

實米與貝于死者口中不忍其口之虛也此不是

用飲食之道但用此美潔之物以實之焉爾

銘明旌也以死者為不可別已故以其旌

識式志反

識之愛之斯錄之矣敬之斯盡其道焉耳

士喪禮銘曰某氏某之柩初置于簷下西階上及為重畢則置於重殯而卒塗始樹於殯坎之東疏云士長三尺大夫五尺諸侯七尺天子九尺若不命之士則以緇長半幅經末長終幅廣三寸半幅一尺也終幅二尺也是總長三尺夫愛之而錄其名敬之而盡其道曰愛曰敬非虛文也嚴陵方氏曰凡銘皆所以為名旌謂之銘故男子書名馬夫愛之則不忍亡故為旌以錄死者之名敬之則不敢遺送死之道所以為旌也錄死者之名敬之則不敢遺送祭祀謹事其神也銘誄繫世謹傳其名也以其於傳其名故曰盡其道

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重音拙

禮註云士重木長三尺始死作重以依神雖非主而有主之道故曰主道也殷禮始殯時置重于殯廟之庭暨成虞主則綴此重而懸於新死者所殯之廟周人虞而作主則徹重而埋之也嚴陵方氏曰重設於始死之時主立於既虞之後則重非主也有主之始死之時主立於既虞之後則重非主也嚴陵方氏曰重設於道爾殷雖作主矣猶綴重而埋於土不敢瀆之也周既作主矣遂徹而質於土不敢瀆之也嚴陵方氏曰重設於者所以致其敬而文故周人行之夫重與主皆所以依神而已或曰重或曰主何也始死而未葬則有極矣有極而必立主是為重也嚴陵方氏曰重設於既有廟矣有廟而必立主是為重也

奠以素啜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唯祭祀

之禮主人自盡焉耳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

齊音齋

鄭氏曰哀素言哀痛無飾也凡物無飾曰素哀則以素敬則以飾禮由人心而已。方氏曰士喪禮有素俎士虞禮有素几皆其哀而不文故也喪葬凶禮故若是至於祭祀之吉禮則必自盡以致其文焉故曰唯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爾然主人之自盡亦豈知神之所享必在於此乎且以表其心而已耳

臨川吳氏曰虞以前親喪未久奠而不謂尚質朴無心於飾故用素器也親喪漸久卒祀練祥無猶在制之中然非定祭之禮其器祀也非不哀其親也敬心加於初喪之素器也然其盡禮而漸文豈是為死者真能來享而祭主於夜故喪奠以素器之質而見其哀祭則盡禮之文以寓其敬

辟踊哀之至也有筭為之節文也

辟婢亦反

疏曰撫心為辟跳躍為踊是哀痛之至極若不裁限恐傷其性故有筭以為之準節每一踊三跳三踊九跳為一節士三日有三次踊大夫四日五踊諸侯六日七踊天子八日九踊故云為之節文也

袒括髮變也愠哀之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有所袒有所襲哀之節

也

疏曰袒衣括髮形貌之變也悲哀愠恚哀情之變也去其尋常吉時之服飾是去其華美也去飾雖多端惟袒而括髮又去飾之中最甚者也理應常袒何以有袒時有襲時蓋哀甚則袒哀輕則襲哀之限節也嚴陵方氏曰有筭則有節有節則文無則設其冠衣冠者人之常服而已故曰袒括髮變也發於聲音見於衣服而於陰者此哀之常也及有感而愠以至於碎踊者陽作之也七其變故曰愠哀之變也經曰愠斯戚戚斯嘆嘆斯辟辟謂是矣

弁經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周

人弁而葬殷人哙而葬

居喪時冠服皆純凶至筮而吾親託體地中則當以禮敬之心接於山川之神也於是以前素為弁如爵弁之制以葛為環經在首以送葬不敢以純凶之服交神者示敬也故曰有敬心焉嚴陵方氏曰與神交之道則心主乎敬夫嚴冠麻者示敬故也子游曰飯菜則以弁易冠以葛易麻者示敬故也子游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作殯於客位祖於庭以神道所以即遠也此至於葬則即遠之至矣故

歆主人主婦室老為其病也君命食之也

記大全 禮記卷之四 十三

疏曰親喪歆粥之時主人亡者之子主婦亡者之妻無則主人之妻也宰老家之長相此三人並是大夫之家貴者為其歆粥病困之故君必命之食疏飯也若士喪君不命也喪大記言主婦食疏食謂既殯之後此主婦歆者謂未殯前

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于室反諸其所養也

此堂與室皆謂廟中也卒窆而歸乃反哭於祖廟其于廟者則先祖後禰所作者平生祭祀冠昏所禮之處也所養者所饋食供養之處也 宋子曰須知得此意

行

思則所謂踐其位行其禮等事行之方安方見得繼志述事之事

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為甚

賓之弔者升自西階曰如之何主人拜稽顙當此之時亡矣失矣不可復見吾親矣哀痛於是為甚也賓弔畢而出主人送于門外遂適殯宮即先時所殯正寢之堂也

殷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孔子曰殷已慤吾從周

封音窆慤音殼

為尸尸之為言主也不見親之形容心無所係故
立尸而使之著死者之服所以使孝子之心主於
此也禫祭以前男女異尸異几祭於廟則無女尸
而几亦同矣少牢禮云某妃配是男女共尸

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有司以几筵

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

舍奠音釋
士之禮虞牲特來几所以依神筵坐神之席也席
敷陳曰筵孝子先友而視牲別令有司釋奠以禮
地神為親之託體於此也舍讀為釋奠者置也釋

置此祭饌也墓道向南以東為左待此有司之反

即於日中時虞祭也

墓日虞弗忍一日離也 離去聲

鄭氏曰弗忍其無所歸

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

始死小歛大歛朝夕朔月朝祖贈遣之類皆喪奠
也此日以虞祭代去喪奠故曰以虞易奠也卒哭
曰成事者蓋祝辭曰哀薦成事也祭以吉為成卒
哭之祭乃吉祭故也 嚴陵方氏曰既封而贈則虞
祭有期矣故祝先反而宿虞
尸焉主人不親舍奠而使有司代之者欲速反而
脩虞事故也必待有司反而後虞祭者奠禮畢然

後敢成奠反之禮也故弗忍一日離其親故不待
明日而後虞也是日也以虞
易奠者以虞之禮漸吉故也

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于祖父

吉祭卒哭之祭也喪祭虞祭也卒哭在虞之後故
云以吉祭易喪祭也祔之為言附也祔祭者告其
祖父以當遷他廟而告新死者以當入此廟也禮
云明日以其班祔明白者卒哭之次日也卒哭時
告于新主曰哀子某來自齊祔爾于爾皇祖某甫
及時則奉新主入祖之廟而拜告之曰適爾皇祖
某甫以齊祔爾孫某甫孫必祔祖者昭穆之位同
所謂以其班也畢事虞主復于寢三年喪畢遇四

時之吉祭而後奉新主入廟也虞祭間一日而卒
哭與祔則不間日

其變而之吉祭也此音界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

接不忍一日未有所歸也

上文所言皆據正禮此言變者以其變易常禮也
所以有變者以有他故未及葬期而即葬也據士
禮速葬速虞之後卒哭之前其日尚賒不可無祭
之往也虞往至吉祭其禮如何曰虞後比至於祔
遇剛直而連接其祭若丁日葬則已日再虞後虞

改用剛日則庚日三虞也此後遇剛日則祭至祔而後止此孝子不怠使其親一日無所依歸也

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

孝經曰為之宗廟以鬼享之孔子善殷之祔者以不怠於鬼其親也藍田呂氏曰禮之祔祭各以昭主未遷於新廟故以其主附藏于祖廟有祭即而祭之既除舊而作主遷于新廟故謂之祔左氏傳云君薨祔而作主後主遷于祔廟始作主既祔之祭則立尸有禫皆特祀其於廟至除喪然後主遷新廟以時而祭常禘馬不立主者其祔亦然然土虞禮及雜記所載禘祭皆是殷人練而祔也

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所以

異於生也喪有死之道焉先王之所難言也

桃性辟惡鬼神畏之王莽惡高廟神靈以桃湯灑其壁刻菖帶也所以除穢巫執桃祝執茢小臣執戈蓋為其有凶邪之氣可惡故以此二物辟殺之也臨生者則惟執戈而已今加以桃茢故曰異於生也君使臣以禮死而惡之豈禮也哉然人死斯惡之矣故喪禮實有惡死之道焉先王之所不忍

言也

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后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

子之事親出必告反必面今將葬而奉柩以朝祖固為順死者之孝心然求之死者之心亦自哀其遠離寢處之居而未棄泉壤之下亦欲至祖考之廟而訣別也殷尚質敬鬼神而遠之故大斂之後即奉柩朝祖而遂殯於廟周人則殯於寢及葬則

朝廟也

孔子謂為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

此孔子善夏之用明器從葬

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歟乎哉

此孔子非殷人用祭器從葬以久從死曰殉殆幾也用其器則近於用人

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
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備
者不仕不殆於用人乎哉

謂之明器者是以神明之道待之也塗車以泥為
車也束草為人形以為死者之從衛謂之芻靈畧
似人形而已亦明器之類也中古為木偶人謂之
備則有面目機發而太似人矣故孔子惡其不仁
知末流必有以人殉葬者○趙氏曰以木人送葬
設機而能踊跳故名之曰備嚴陵方氏曰喪之為
之間明器者若前經所謂竹不成用瓦不成味之

類是矣孟子引孔子之言曰始作
備者其無後乎其言蓋本於此

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與子思
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

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

膝退人若將墜諸淵毋為戎首不亦善乎
又何反服之禮之有

穆公魯君衰公之曾孫為舊君服見儀禮齊衰章

為去聲

與平聲

隊音墜

孟子言三有禮則為之服冠讐何服之有與此章
意似隊諸淵言置之死地也戎首為寇亂之首也
長樂陳氏曰義起於情之所及而不於情之所
不及禮生於義之所加而不於義之所加故
因情以為義而義所以行情因義以為禮而禮
以行義人臣之去國有舊君之服者有禮而為
君之服者凡視情與義如何耳古者進人以禮
之誠之所樂與也唯恐其不以禮退之者以勢
得已也今則引之深則若深則若深則若深則若
唯恐其不深也若深則若深則若深則若深則若
公居今之世反古之禮不亦誤乎欲責與不服
今之臣行古之禮不亦誤乎欲責與不服所以異也穆

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為君何
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

悼公魯哀公之子昭子康子之曾孫名強敬子武

伯之子名捷

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
矣勉而為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

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

食如字下音嗣

三臣仲孫叔孫季孫之三家也敬子言我三家不
能居公室而以臣禮事君者四方皆知之矣勉強
食粥而為毀瘠之貌我雖能之然豈不使人疑我
非以哀戚之真情而處此瘠乎不若違禮而食食
也○應氏曰季子之問有君子補過之心而孟氏

之對可謂小人之無忌憚者矣廬陵胡氏曰食食不食粥非也禮小祥則飯素食

衛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經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既小斂子游出經反

與平聲

哭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經

司徒以官為氏也主人未小斂則未改服故弔者不經子夏經而往弔非也其時子游亦弔俟其小

斂後改服乃出而加經反哭之則中於禮矣

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

遺去聲

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遺車一乘及

墓而反

晏子齊大夫曾子稱其知禮謂禮以恭敬為本也
有若之言則曰狐裘貴在輕新乃三十年而不易
是儉於已也遺車一乘儉其親也禮定後有拜賓
送賓等禮晏子定訖即還儉於賓也此三者皆以
其儉而失禮者也

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
晏子焉知禮

遣車之數天子九乘諸侯七乘大夫五乘天子之士三乘諸侯之士無遣車也大夫以上皆大牢士少牢个包也凡包牲皆取下體每一牲取三體前脰折取臂臠後脰折取骼少牢二牲則六體分為二十个太牢三牲則九體大夫九體分為十五段三段為一包凡五包諸侯分為二十一段凡七包天子分為二十七段凡九包每遣車一乘則載一包也

曾子曰國無道君子耻為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

曾子主權有子主經是以二端之論不洽嚴陵方齊國之無道而以盈為恥以齊國之奔而欲示之儉則儉於其身庶幾其可也儉於其親不亦甚乎昔管仲有反坫塞門孔子亦以為不知禮則二子所為雖不同其為不知禮一也然以禮與其奢也寧儉言之則晏子之失猶為愈矣

國昭子之母死問於子張曰葬及墓男子
婦人安位子張曰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

也也子

男西鄉婦人東鄉

鄉去聲

國昭子齊大夫葬其母以子張相禮故問之夫子孔子主人家男子皆西向婦人皆東向而男賓在衆主人之南女賓在衆婦之南禮也

母音無

斯去聲沾音現

曰噫母曰我喪也斯沾爾專之賓為賓焉主為主焉婦人從男子皆西鄉

昭子聞子張之言歎息而止之言我為大夫齊之顯家今行喪禮人必盡來覘視當有所更改以示久豈宜一循舊禮爾當專主其事使賓自為賓主

自為主可也於是昭子家婦人既與男子同居主位而西鄉而女賓亦與男賓同居賓位而東鄉矣斯盡也沾讀為覘此記禮之變嚴陵方氏曰禮之際雖在喪紀憂遽之中亦莫不各正其位焉故自始死以至於葬男子則西鄉而位乎東婦人則東鄉而位乎西凡以辨陰陽之義而已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為相固當行之矣而國昭子徒為賓主之辨魯無男女之別則其失禮也不亦甚乎

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

子曰知禮矣

哭夫以禮哭子以情中節矣故孔子羨之嚴陵方氏曰經曰寡婦不夜哭蓋其遠嫌之道不得不然爾穆伯之於敬姜夫也故居其喪止於晝哭而不嫌於薄之伯之於敬姜子也故居其喪晝夜哭而不嫌於

厚此孔子所以謂之知禮也

文伯之喪敬姜據其床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將為賢人也吾未嘗以就公室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

以為賢人必知禮矣故凡我平日出入公室未嘗與俱而觀其所行蓋信其賢而知禮也至死而覺其曠禮故歎恨之○鄭氏曰季氏魯之宗卿敬姜

有會見之禮嚴陵方氏曰曠與無曠庶官之曠同禮也言虛其道而不行行哭有行哭泣之

季康子之母死陳絜衣敬姜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賓來絜衣何為陳於斯命徹之

敬姜康子之從祖母也○應氏曰敬姜森然法度之語

有子與子將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將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

情在於斯其是也夫

去上聲

有子言喪禮之有踊我常不知其何為而然壹者專一之義猶常也我久欲除去之矣今見孺子之號慕若此則哀情之在於此踊亦如此孺子之慕也夫

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

子游言先王制禮使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企而及之慮賢者之過於情也故立為哭踊之節所以

殺其情故曰禮有微情者微猶殺也慮不肖者之不及情也故為之興起衰絰之物使之睹服思哀故曰有以故興物者此二者皆制禮者酌人情而為之也若直肆己情徑率行之或哀或不哀漫無制節則是戎狄之道矣中國禮義之道則不如是也

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
慍慍斯戚戚斯歎歎斯嘒嘒斯踊踊矣口器
斯斯之謂禮

猶音搖

詳卑亦反

此言樂極生哀之情但舞斯愠一句終是可疑今且據疏劉氏欲於猶斯舞之下增一矣字而刪舞斯愠二字今亦未敢從○疏曰喜者外境會心之謂斯語助也陶謂辭陶心初悅而未暢之意辭陶之情暢則口歌味之也咏歌不足漸至動搖身體乃至起舞足蹈手揚樂之極也外境遠心之謂愠凡喜怒哀樂相生若舞無節形疲厭倦事與心遠所以怒生愠怒之生由於舞極故曲禮云樂不可極也此凡九句首末各四句是哀樂相對中間舞斯愠一句是哀樂相生愠斯戚者怒味觸心憤恚之餘轉為憂戚憂戚轉深因發歎息歎恨不

泄遂至撫心撫心不泄乃至跳踊奮擊亦哀之極也故夷狄無禮朝殯夕歌童兒任情恹啼歎笑今若品節此二塗使踊舞有數則能久長故云斯之謂禮品階格也節制斷也○孫氏曰當作入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蹈矣人悲則斯愠愠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蓋自喜至蹈凡六變自悲至踊亦六變此所謂孺子慕者之真情也舞蹈辟踊皆本此情聖人於是為之節禮者節文之也有節故有微情者有文故有興物者直情則無節徑行則無文故曰戎狄之道也唯愠不至於踊此所以微情不至於舞舞不至於人弗倍此所以興物也○嚴陵方氏曰陰陽之理

曲禮

禮記

憂樂之情固常如此則理雖經而為三百曲而為
三千不過品於斯節於斯而巳品於斯故所施之
上下有常節於斯故所處之多少無失故曰品節
謂禮之

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

絞音文

萎音柳為去聲

絞衣設萎妻為使人勿惡也

以其死而惡之以其無能而倍之恐大古無禮之
時人多如此於是推原聖人所以制禮之初意止
為使人勿惡勿倍而已絞衾以飾其體萎妻以飾
其棺則不見死者之所惡矣盧陵胡氏曰備與皆同古字多假借

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

不守三

遣去聲

食音

之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十世以來未之

嗣

有舍也為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刺於禮

音上聲

刺音次

者亦非禮之此言也

此言音疵

始死即為脯醢之奠將葬則有包裹牲體之遣既
葬則有虞祭之食何嘗見死者享之乎然自十世
制禮以來未聞有舍而不為者為此則報本反始

之思自不能已矣豈復有倚之之意乎先王制禮其深意蓋如此今子刺喪之踊而欲去之者亦不足以為禮之疵病也

吳侵陳斬祀殺厲師還出竟陳大宰嚭使

夫駟

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盍嘗

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

何

魯哀公元年吳師侵陳斬祀伐祠祀之木也殺厲殺

殺疫病之人也大宰行人皆官名夫差吳子名是

夫猶言此人指嚭也多言猶能言也盍何不也嘗

試也師必有名者言出師伐人必得彼國之罪以

顯我出師之名也今眾人稱我此師謂之何名乎

大宰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

獲一毛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

之師與曰及爾地歸爾子則謂之何曰君

王討敝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師與有無名

乎

與平聲耳

二毛班白之人也子謂所獲臣民也還其侵畧之地縱其俘獲之民是矜而赦之矣豈可又以無名之師議之乎此言善於辭令故能救敗亡之禍

○石梁王氏曰是時吳亦有太宰嚭如何鄱陽胡氏曰按

辭乃吳大夫差之宰陳遣使者正用行人則儀乃陳臣也記禮者簡冊差互故更錯其名當云陳行人儀使於師大夫差使太宰嚭問之乃善忠宣公作春秋詩列斯事亦嘗辨正云

及作既

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馬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馬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馬如不及其反而息

顏丁魯人皇皇猶栖栖也望望往而不顧之貌慨感悵之意始死形可見也既殯柩可見也葬則無所見矣如有從而弗及似有可及之處也葬後則不復如有所從矣故但言如不及其反又云而息者息猶待也不忍決忘其親猶且行且止以待其親之反也蓋葬者往而不反然孝子於迎精而反之時猶如有所疑也

子張問曰書曰高宗三年不言乃謹有諸仲尼曰胡為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

言乃謹者命令所布人心喜悅也嚴陵方氏曰天子諸侯之適子曰世子得世國故也於天子亦稱世子者則以世大下言之爾故稱王以別之亦猶王制於諸侯亦稱太子必稱群后以別之也

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

鐘杜蕢音快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曰在寢杜

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

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而趨出知悼子晉大夫名瑩平公晉侯處也凡三酌者既

罰二十子又自罰也

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闕了是

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

悼子在堂斯其為子卯也大矣曠也大師

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

言爾之初以我意爾必有所諫教開發於我我是以不先與爾言乃三酌之後竟不言而出爾之飲曠何說也蕢言桀以乙卯日死紂以甲子日死謂之疾日故君不舉樂在堂在殯也况君於卿大夫

此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悼子在殯而可作樂
燕飲乎桀紂異代之君悼子同體之臣故以為大
於子卯也詔告也罰其不告之罪也

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為一飲
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

言調為近習之臣貪於一飲一食而忘君違禮之疾故罰之也

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
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

共音供與去声

非猶不也宰夫職在刀匕今乃不專供刀匕之職而敢與知諫爭防閑之事是侵官矣故自罰也

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

洗而揚觶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母廢

斯爵也至於今既畢屬斯揚觶謂之杜舉

揚觶舉觶也盥洗而後舉致潔敬也平公自知其過既命蕢以酌又欲以此爵為後世戒故記者云

至今晉國行燕禮之終必舉此解謂之杜舉者言此解乃昔者杜蕢所舉也春秋傳作屠蒯文亦不向禮樂陳氏曰先王制為喪臣之禮於服則衰絰盡禮是則不舉於樂則與之卒衛獻公不釋祭服而往柩入君之卒隱公不與與仲遂之卒宣公飲酒至於鼓鍾其可乎非之然則悼子之未葬平公飲酒至於鼓鍾改平公之過於群臣以升酌而說之非平公不能彰杜贊之善於後世矣蓋杜蕢之智也所存者忠也所敢為者勇也平公之知悔者智也而終不掩人者義也皆禮而終於不共治則所謂孟子而終於不掩人者義也皆禮而己左傳謂屠蕢責樂工以不聰責雙叔以不明責已以不善味其言雖不同其實一也噫三代之季賢者陸沉多矣及不得已然後出而見於虞人商讓爵見於飯牛則善諫見於宰夫不為過矣

公叔文子卒其子戌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著

文子衛大夫名拔君靈公也大夫士三月而葬有時猶言有數也死則諱其名故為之謚所以代其名也

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為粥與國之餓

難去聲

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

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脩

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

魯哀公二十年盜殺衛侯之兄縶時齊豹作亂公如死鳥此衛國之難也班者尊卑之次制者多寡之節因舊典而脩舉之也據先後則惠在前論小大則貞為重故不曰惠貞而曰貞惠也此三字為謚而惟稱文子者鄭云文足以兼之

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

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為有知也

駘仲衛大夫曰沐浴佩玉則兆卜人之言也○方氏曰兆亦有凶卜者以求吉為主故經以兆言吉也長樂陳氏曰五人者有意於得而不兆祁子無志義蔽於情而兆故衛人以龜為有知蓋溺於利而所遠篤於義而忘禮者人謀之所不與而鬼謀之所與而鬼謀之不理哉○嚴陵方氏曰曲禮曰居喪之道

禮頭有創則沐身有傷則浴非有創傷固不可以
沐浴矣王藻云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非去喪固
不可以佩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是忘孝忘
禮也唯石祁子不為之龜之獨兆於祁子其有知
哉也

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

九音剛

養去聲

葬定而后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
於下請以殉葬

子車齊大夫子亢其兄弟即孔子弟子子禽也疾
時不在家家人不得以致其養故云莫養於下也
於是欲殺人以殉葬定謂已議定所殺之人也

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
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
吾欲以二子者之為之也於是弗果用

宰即家大夫也二子謂妻與宰也子亢若但言非
禮未必能止之今以當養者為當殉則不期其止
而即止矣嚴陵方氏曰以生者而從之於死則傷
知非君子之所當為也子
亢以義拒之不亦宜乎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

養去聲

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

歛首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

世固有二牲之養而不能歡者亦有厚葬以為觀美而不知陷於僭禮之罪者知此則孝與禮可得而盡矣又何必傷其貧乎還葬說見上篇長樂陳子之於親以其所以養則養在志不在體以其所以葬則葬在誠不在體則雖醢百變不足以盡禮若然則富者不足於財貧者不足於財禮則非所謂禮也禮者喪葬之禮言喪葬則知所謂禮矣孔子又非禮矣語云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存乎情故以孝言稱其財者存乎物故以禮言

啜飲止以菽水言之者故不若稻粟之於水不啜醴之美則以見盡其歡者在乎養志不在養口禮而已

衛獻公出奔反於衛及郊將班邑於從者

而后入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羈勒

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其國而有

私也母乃不可乎弗果班

獻公以魯襄十四年奔齊二十六年歸衛羈所以絡馬勒所以鞔馬莊之意謂居者行者均之為國不當獨賞從者以示私恩長樂陳氏曰楚昭王之

晉文公之賞從亡而辭見守藏者衛獻公之厚從
亡而不知遠也蓋居者守君之社稷而不知公蔽於
而不知其勞逸雖殊而功之所施則一其厚此而薄
彼哉此柳莊所以諫獻公也或武仲曰衛公之奔
有太叔儀以外無歸乎是內出或撫其內或營其
內或營其外其無歸乎是內出或撫其內或營其
方氏曰獻公之肥而忘保國之大矣豈所以合天下
義哉

衛有大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
祭必告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
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

往不釋服而往遂以祔之與之邑喪氏與

縣音玄

也縣潘氏書而納諸棺曰世世萬子孫毋變

以衣服贈死者曰祔喪縣潘二邑名萬子孫謂莊
之後世也莊之疾公嘗命其家若當疾亟之時我
雖在祭事亦必入告及其死也果當公行事之際
遂不釋祭服而往因釋以祔之又賜之二邑此雖
見國君尊賢之意然棄祭事而不終以諸侯之命
服而祔大夫書封邑之券而納諸棺皆非禮矣

乾音十

屬音燭

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已曰
如我死則必大為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
陳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况又同
棺乎弗果殺

屬如周禮屬民讀法之屬猶合也聚也記者善尊
已守正而不從其父之亂命長樂陳氏曰君子將
將死不忘乎利已故成子高之寢疾則擇不食之
他以自葬孟僖子之將死則明仲尼之道以教子
魯子之將死則稱君子之道以教人此不忘乎利
人者也魏顆之病欲以妾為殉陳乾昔之病欲以
婢夾已此不忘乎利已者也乾昔之子終不從其

亂命其過秦
泉公遠矣

云上終二

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人去籥仲尼曰
非禮也卿卒不繹

仲遂魯莊公子東門襄仲也為魯卿垂齊地名祭
宗廟之明白又設祭禮以尋繹昨日之祭謂之繹
殷謂之彤言壬午則正祭辛巳日也萬舞執干以
舞也籥舞吹籥以舞也萬人去籥者言此繹祭時
以仲遂之卒但用無聲之干舞以入去有聲之籥
舞而不用也○陳氏曰春秋之法當祭而卿卒則

不用樂明日則不釋故叔弓之卒昭公去樂卒事
君子以為禮仲遂之卒宣公猶釋而萬人去籥聖
人以為非禮○詩記曰萬舞二舞之總名也于舞
者武舞之別名籥舞者文舞之別名文舞又謂之
羽舞鄭氏據公羊以萬舞為干舞誤也春秋書萬
入去籥言文武二舞皆入去其有聲者故去籥焉
公羊乃以萬舞為武舞與籥舞對言之失經意矣
若萬舞止為武舞則此詩何為獨言萬舞而不及
文舞左傳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婦人之廟亦不應
獨用武舞也然則萬舞為二舞之總名明矣出詩
緝簡考註○愚按左傳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

為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
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讐而於未亡
人之側不亦異乎據此則萬舞信為武舞矣呂氏
豈偶忘之耶嚴陵方氏曰正祭之明日又祭謂之
故也祭禮為吉卿卒為凶然正祭不可廢
也故卿卒不釋而已猶者可以已之辭

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

封將從之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

公輸氏若名為匠師方小年尚幼也斂下棺於椁
也般若之族素多技巧見若掌斂事而年幼欲代

之而試用其巧技也機空謂以機關轉動之器下棺不用碑與率也魯有初言魯國自有故事也

公室視豐碑二家視桓楹

豐碑天子之制桓楹諸侯之制○疏曰凡言視者比擬之辭豐大也謂用大木為碑穿鑿去碑中之木使之空於空間著鹿盧兩頭各入碑木以紼之一頭係棺緘以一頭繞鹿盧既訖而人各背碑負紼末頭聽鼓聲以漸却行而示之也桓楹不似碑形如大楹耳通而言之亦曰碑說文桓郵亭表也如今之橋旁表柱也諸侯二碑兩柱為一碑而施

鹿盧故鄭云四植也

則病者

般爾以入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噫弗果從

疏曰嘗試也言爾欲以人母嘗試已之巧事誰有強逼於爾而為此乎豈不得休已者哉又語之云其無以人母嘗試已巧則於爾病者乎言不得嘗巧豈於爾有所病假言畢乃更噫而傷嘆於是衆人遂止○一說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作一句言爾以他人母試巧而廢其當用之禮則亦豈不得自以已母試巧而不用禮乎則於爾心亦

有所病而不安乎蓋使之反求諸心以已度人而
知其不可也○應氏曰周衰禮廢而諸侯僭天子
故公室之寔棺視豐碑大夫僭諸侯故三家之寔
棺視桓楹其陵替承襲之弊有自來矣

馬音遇

戰于郎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曰使
之雖病也任之雖重也君子不能為謀也
士弗能死也不可我則既言矣與其鄰重
汪錡往皆死焉魯人欲勿殤重汪錡問於

重音重

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
殤也不亦可乎

錡音紀

戰于郎魯哀公十一年齊伐魯也禺人昭公子公
為也遇魯人之避齊師而入保城邑者疲倦之餘
負其杖而息于塗禺人乃歎之曰徭役之煩雖不
能堪也稅歛之數雖過於厚也若上之人協心以
禦寇難猶可塞責也今卿大夫不能畫謀策士不
能捐身以死難豈人臣事君之道哉甚不可也我
既出此言矣可不思踐吾言乎於是與其隣之童
子汪錡者皆往鬪而死於敵魯人以錡有成人之

行欲以成人之喪禮葬之而孔子善其權禮之當也長樂陳氏曰君子之於人視其行不視其年也雖壯而無成處之以童可也鄭忽之狡童昭公之童心是也年雖穉而有成處之以成人可也汪錡之勿殤是也

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

也去國則哭于墓而后行反其國不哭展

墓而入謂子路曰何以處我子路曰吾聞

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

哭墓哀墓之無主也不忍心丘壟之無主則必有返國之期故為行者言之墓與祀人所易忽也而能

加之敬則無往而不用吾敬矣敬則無適而不安故為居者言之也。方氏曰凡物展之則可省而視故省謂之展

工尹商陽與陳棄疾追吳師及之陳棄疾

謂工尹商陽曰王事也子手号而可手号

子射諸射之斃一人射音石鞞号又及謂之又斃

二人每斃一人掩其目止其御曰朝不坐

與去聲

四三

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曰殺
入之中又有禮焉

工尹楚官名追吳師事在魯昭公十一年子手
而可為句使之執弓也手弓商陽之弓在手也
而衣也謂之再告之也掩目而不忍視止御而不
忍驅有惻隱之心焉商陽自言位卑禮薄如此亦
可以稱塞矣孔子謂其有禮以敗北之師本易窮
而商陽乃能節制其縱殺之心是仁意與禮節並
行非事君之禮止於是也特取其善於追敗者亦
非謂臨敵未決而不忍殺人也○疏曰朝與燕皆

在寢若路門外正朝則大夫以下皆立若燕朝在
於路寢則大夫坐於上如孔子攝齊升堂是也升
堂則坐矣燕亦在寢燕禮獻卿大夫之後西階上
獻士無升堂之文是士立於下也鄭註射者在左
戈盾在右御在中央謂兵車參乘之法此謂凡常
戰士若是元帥則在中央鼓下御者在左戈盾亦
在右若天子諸侯親將亦居鼓下若非元帥則皆
在左御者在中若非兵車則尊者居左張樂陳氏
大義而忘已之不忍君子之所不敢楚上尹商陽追吳師
而廢君之命君子則掩其目其所不忍仁也
君之命義也禮者仁義而已此孔子所以謂之不廢
禮也大夫於朝則坐於燕則不與故其責輕商陽所殺止於三者

姑以成禮而已然則朝生燕與為商陽者如之何
所以彼止陳善以閉和引君以當道有所不戰戰之
舉哉商陽以楚為不殺義而不去何也君子去處有
道廢與有命天下皆魯也柳下惠不去魯孟子不以
為仁則天下皆楚也商陽不為魯孟子不以為非
聖然則天下皆楚也商陽不為魯孟子不以為非
去楚若子豈以為非禮哉

諸侯伐秦曹桓公卒于會諸侯請舍使之

襲

曹伯之卒魯成公十三年也襲賤者之事諸侯從
之不知禮也

襄公朝于荆康王卒荆人曰必請龍魯人

曰非禮也荆人強之巫先拂極荆人悔之

荆禹貢州名楚立國之本號魯僖公元年始稱楚
魯襄公以二十八年朝楚適遭楚子昭之喪魯人
知襲之非禮而不能違於是君臨臣喪之禮先
之及其覺之而悔已無及矣此其適權變之宜足
以雪恥長樂陳氏曰荆人以人臣之事待襄公襄
人者人必甲之自貴而賤人者人必賤之即秦王
屈趙王以鉏而有鼓瑟之辱夫羞屈句踐於會稽
耻亦有姑蘇之類也

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進書子服惠

為去聲

伯為介及郊為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遂入

滕成公之喪在魯昭公之三年敬叔魯桓公七世孫惠伯則桓公六世孫也於世次敬叔稱惠伯為叔父懿伯則惠伯之叔父而敬叔之五從祖進書奉進魯君之弔書也介副也○劉氏曰左傳註云忌怨也敬叔先有怨於懿伯故不欲入滕以惠伯之言而入傳言叔弓之有禮也此疏云敬叔嘗殺懿伯為其家所怨恐惠伯殺已故不敢先入惠伯知其意而開釋之記惠伯之知禮也二說不同而

皆可疑如彼註言禮椒為之避仇怨則當自受命之日辭行以禮之不當及郊而後辭入也如此疏言恐惠伯殺已而難之則魯之遣使而使其仇為之副不恤其相仇以棄命害事亦非善處也且叔弓為正使得仇怨為介而不請易之非計之得也又同使共事而常以仇敵備之而往反於魯滕之路亦難言也使椒果欲報仇則其言雖善安知非誘我耶而遂入又非通論也按左傳云及郊遇懿伯之忌此作為二字雖異而皆先言及郊而後言忌可見是及郊方遇忌也或者忌字只是忌日懿伯是敬叔從祖適及滕郊而遇此日故欲緩至次

日乃入故惠伯以禮曉之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
乃先入而叔弓亦遂入焉此說固可通然亦未知
然否闕之可也

哀公使人弔蕢尚遇諸道辟於路畫宮而
受弔焉

哀公魯君辟於路辟讀為闕謂除闕道路以畫宮
室之位而受弔也

曾子曰蕢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齊

莊公龍首于奪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
路而哭之哀

魯襄公二十三年齊侯襲魯龍首者以輕兵掩其不
備而攻之也左傳言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
隧且于莒邑名隧狹路也鄭云或為允故讀奪為
允梁即殖以戰死故妻迎其柩

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
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於罪則
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

肆陳尸也妻妾執拘執其妻妾也左傳言齊侯弔諸其室嚴陵方氏曰與人交於喪亦欲其至若夫而已豈所以用其至哉蓋非禮之禮君子固不以加於人然亦未嘗受之於人焉此曾子所以言贊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

孺子贖之喪哀公欲設撥問於有若

曰其可也君之三臣猶設之顏柳曰天子

龍輅而椁輅音春 輅音道諸侯輅而設幛為榆沈故設

撥撥音春三臣者廢輅而設竊禮之不中者也而

若何學焉學如字

贖哀公之少子舊說以撥為緋未知是杏三臣魯之三冢也顏柳言天子之殯用輅車載柩而畫轅為龍椁椁音春者叢木為椁形而覆幛其上前音加於于椁上是也諸侯輅而設幛則有輅而無龍有幛而無椁也榆沈以水浸榆白皮之汁以播地取其引車不澁滯也今三冢廢輅不用而猶設撥是徒有竊禮之罪而非有中用之實者也。方氏曰為輅之重也故為榆沈以滑之欲榆沈之散也故設撥以發之無輅則無所用沈無所用沈則無所用

撥三臣既曰知輜之可廢而不知撥之不必設
是竊禮之不中者也撥雖無所經見然以文考之
為榆沈故設撥則是以手撥榆沈而灑於道也先
儒以為緇失之矣。今按方說如此亦未知其是
否闕之可也

悼公之母死哀公為之為去聲齊衰有若曰為妾

齊衰禮與與平聲公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

以妻我以為我妻也此哀公溺情之舉文過之辭
○疏曰天子諸侯絕旁期於妾無服惟大夫為貴

妾總

季子臯葬其妻犯人之禾申祥以告曰請
庶之庶之子臯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
是棄予以吾為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
難繼也

劉氏曰季子臯孔子弟子高柴也夫子嘗曰柴也
愚觀家語所稱及此經所記泣血三年及成人為
衰之事觀之賢可知矣此葬妻犯禾亦為成宰時
事有無固不可知然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

不以是棄予者以犯采之失小而買道之害大也何也。以我為邑宰尚買道而葬則後必為例而難乎為繼者矣。此亦愚而過慮之一端。然出於誠心非文飾之辭也。鄭註謂其恃寵虐民而方氏又加以不仁不恕之說則甚矣。豈有賢如子臯而有是哉。

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

君違而君薨弗為服也

王制云位定然後祿之此蓋初試為士未賦廩祿者有饋於君則稱獻出使他國則稱寡君此二事

皆與群臣同獨違離之後而君薨則不為舊君服此則與群臣異所以然者以其未嘗食君之祿也。○方氏曰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方其學也賓之而弗臣此所謂仕而未有祿者若孟子之在齊是也。惟其賓之而弗臣故有饋焉不曰賜而曰獻將命之使不曰君而曰寡君蓋獻為貢上之辭而寡則自謙之辭故也。以其有賓主之道而無君臣之禮故違而君薨弗為服也。其曰違則居其國之時固服之矣。

虞而立戶有几筵

未葬之前事以生者之禮葬則親形已藏故虞祭則立尸以象神也筵席也大歛之奠雖有席而無凡此時則設几與筵相配也

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

卒哭而諱其名蓋事生之禮已畢事鬼之事始矣已語辭

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新自寢門于庫門

周禮大喪小喪宰夫掌其戒令故卒哭後使宰夫

至

執金口木舌之鐸振之以命于宮也其令之辭曰舍故而諱新故謂高祖之父當遷者諱多則難避故使之舍舊諱而諱新死者之名也以其親盡故盡故可不諱庫門自外入之第一門亦曰鼻門嚴陵方氏曰生事畢而鬼事始已者上言生

門則知鬼之為死下言鬼則知生之為人

二名不偏諱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其在不稱

徵言徵不稱在

二名二字為名也此記避諱之禮嚴陵方氏曰夫而在簾牆之內若此則言在不稱徵也又曰夏禮吾能言之祀不足徵若此則言徵不稱在也

軍有憂則素服哭于庫門之外赴車不載

憂亦音高
素服

素甲衣裼弓衣甲不入素弓不入裼示再用也。方氏曰戰勝而還謂之愷則敗謂之憂宜矣素服哭以喪禮處之也必於庫門之外者以近廟也師出受命于祖無功則於祖命辱矣赴車告赴於國之車凡告喪曰赴車以告為名與素服同義

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曰新宮火

亦三日哭

先人之室宗廟也魯成公三年焚宣公之廟神主初以故曰新宮春秋書二月甲子新宮災三日哭註云書其得禮此言故曰者謂春秋文也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

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

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

重平聲
子平聲
重平聲
子平聲
重平聲
子平聲
重平聲
子平聲
重平聲
子平聲

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

識音志

於虎也

聞其哭式而聽之與見齊衰者雖狎必變之意同
聖人敬心之所發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壹似重有
憂者言甚似重疊有憂苦者也而曰乃曰也虎之
殺久出於倉卒之不免苛政之害雖未至死而朝
夕有愁思之苦不如速死之為愈此所以猛於虎
也為人上者不可不知此哉嚴陵方氏曰虎之害人
政之害人也無可制之械焉虎之害人也深宮因
門所能逃之政之害人也無可逃之地焉此泰山
婦人所以寧遭虎之噬也

也揚雄之論節更曰虎虺角而翼者也與此

意同

擊音至

魯人有周豐也者哀公執摯請見之而曰
不可公曰我其已夫使人問焉曰有虞氏
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
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於民也對曰墟
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
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

毀不危身為無後也

劉氏曰喪禮稱家之有無不可勉為厚葬而致有敗家之慮家廢則宗廟不能以獨存矣毀不滅性不可過為哀毀而致有亡身之危以死傷生則君子謂之無子矣此二者皆所以防賢者之過禮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友也其長子死葬於羸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

吳公子札讓國而居延陵故曰延陵季子羸博齊

二十邑名

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歛以時服既葬而封

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

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

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

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

不至於泉謂得淺深之宜也時服隨死時之寒暑所衣也封築生為墳也橫曰廣直曰輪下則僅足以揜坎上則纔至於可隱皆儉制也左袒以示陽之變右還以示陰之歸骨肉之歸土陰之降也魂氣之無不之陽之升也陰陽氣也命者氣之所鍾也季子以骨肉歸復于土為命者此精氣為物之有盡謂魂氣則無不之者此遊魂為變之無方也壽夫得於有生之初可以言命魂氣散於既死之後不可以言命也再言無不之也者愍傷離訣之至情而冀其魂之隨已以歸也不惟適旅葬之節而又且通幽明之故宜夫子之善之也然為疑辭

而不為決辭者蓋季子乃隨時處中之道稱其有無而不盡拘乎禮者也故夫子不直曰季子之於禮也合矣而必加其乎二字使人由辭以得意也讀者詳之○石梁王氏曰還與環同

合去聲

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含曰寡

君使容居坐含進侯王其使容居以含

考公之喪徐國君使其臣容居者來弔且致珠玉之含言寡君使我親坐而行含以進侯王於邾君侯王者徐自擬天子以邾君為已之諸侯言進侯

氏以主也其使容居以含者容居來即行含禮也
○疏曰凡行含禮未歛之前士則主人親含大夫
以上即使人含若歛後至殯葬有來含者親自致
璧於柩及殯上者謂之親含若但致命以璧授主
人主人受之謂之不親含○石梁王氏曰坐當訓
跪

有司曰諸侯之來辱敝邑者易則易于則

于易于雜者未之有也

邾之有司拒之言諸侯之辱來知國者人臣來而

其事簡易則行人臣簡易之禮人君來而其事廣
大則行人君廣大之禮于猶迂也有廣遠之意今
人臣來而欲行人君之禮是易于相雜矣我國未
有此也

容居對曰容居聞之事君不敢忘其君亦
不敢遺其祖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
無所不用斯言也容居魯人也不敢忘其
祖

容居又答言事君者不敢忘其君我奉命如此今

不能行是忘吾君也為人子孫當守先世之訓故亦不敢遺吾祖也居蓋徐之公族耳且言昔者我之先君駒王濟河而西討無一處不用此稱王之言自言其疆土廣大久已行王者之禮也又自言我非譎詐者乃魯鈍之人是以不敢忘吾祖欲却人之信其言也此著徐國君臣之僭且明邾有司不能終正當時之僭也

子思之母死于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為哭於孔氏之

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

伯魚卒其妻嫁於衛之庶氏嫁母與廟絕族故不得哭之於廟於正故謂之他室異室也以有別

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七日國

中男女服三月天下服

疏曰祝大祝商祝也服服杖也是喪服之數故呼杖為服祝佐含歛先病故先杖也故子亦三日而杖官長大夫士也病在祝後故五日國中男女謂畿內民及庶人在官者服齊衰三日而除必待七

日者天子七日而殯殯後嗣主成服故民得成服也三月天下服者謂諸侯之大夫為王總衰既葬而除近者亦不待三月今據遠者為言耳何以知其或杖服或衰服按喪大記及喪服四制云云然四制云七日授士杖此云五日士杖者崔氏云此據朝廷之士四制言邑宰之士也嚴陵方氏曰杖履通謂之服此所謂服持指杖兩夫杖所以扶病也祝先服者力勞而先病故也言祝先服則子可知矣官長以對祝言之則力有勞逸以對子言之則恩有重輕故五日而後服杖也七日國中男女不服三月天下重服言各服其所服也七日國中男女不服三月天下重服言各服其所服也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為棺槨者斬之不

至者廢其祀勿其人

物武粉反
虞人掌山澤之官也天子之棺四重而槨周焉亦奚以多木為哉畿內百縣之祀其木可用者悉斬而致之無乃太多乎畿內之美材固不乏矣奚獨於祠祀斬之乎廢其祀勿其人又何法之峻乎禮制若此未詳其說一云必命虞人致木不用命者然後國有常刑虞人非一未必盡命之也食音嗣

齊大饑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屣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

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子唯
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
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
其謝也可食

蒙袂以袂蒙面也輯屨輯歛其足言困憊而行蹇也質質重頭喪氣之貌嗟來食歎問之而使來食也從就也微與猶言細故末節謂嗟來之言雖不

敬然亦非大過故其嗟雖可去而謝焉則可食矣
廬陵胡氏曰今之君子之意於食也嗟而不去不謝而食者多矣視餓者有憐也臨川吳氏曰曾子之言君子之中餓者之操賢者之過也

瞿首復

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曰寡人嘗學
斷斯獄矣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
父凡在官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濟其
宮而頽焉蓋君踰月而後舉爵

瞿然驚怪之貌在官者諸臣也在宮者家人也天下之惡無大於此者是以人皆得以誅之無赦之理惟父有此罪則子不可討之也君不舉爵以人倫大變亦教化不明所致故傷悼而自貶耳○
疏曰豬是水聚之名○石梁王氏曰註疏本作子弑父凡在宮者殺無赦為是

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

要平聲

原音原

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北面再拜稽首君子謂之善頌善禱

晉獻舊說謂晉君獻之謂賀也然君有賜於臣豈得言獻疑獻文二字皆趙武謚如貞惠文子之類諸大夫發禮往賀記者因述張老之言輪輪困高大也奐奐衆多也歌祭祀作樂也哭死喪哭泣也聚國族燕集國賓聚會宗族也頌者美其事而祝其福禱者祈以免禍也張老之言善於頌武子所答善於禱也○鄭氏曰晉卿大夫之墓地在九原○疏曰領頸也古者罪重腰斬罪輕頸刑先大

夫文子父祖也。○石梁王氏曰：歌於斯，謂祭祀歌樂也。大夫祭無樂，春秋時或有之。

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

敝帷不棄，為埋馬也。敝蓋不棄，為埋狗也。

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亦予之席，毋使其

首陷焉。

狗馬皆有力於人，故特示恩也。

路馬死，埋之以帷。

謂君之乘馬死，則特以帷埋之，不用敝帷也。○方氏曰：魯昭公乘馬墜而死，以帷裹之。石林葉氏曰：身以為障蔽者，也。大馬之畜於家，以為代禦者，近於障蔽者，敝所不敢棄，而代禦者死，用以為代禦者，所謂之仁至義之盡也。

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

閹人為君在弗內也。曾子與子貢入於其

廐而修容焉。子貢先入，閹人曰：鄉者已告。

矣曾子後入聞人辟之

辟音

鄉者已告言先已告於主人矣

涉內雷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

君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

內雷門屋後簷也行者遠猶言感動之大也○劉氏曰此章可疑二子弔卿母之喪必自盡禮以造門不當待闈者拒而後脩容盡飾也且既至而闈

人辭或當再請於闈若終不得通退可也何必以威儀悚動之以求入耶其久而君卿大夫敬之者以平日知其賢也非素不相知創見其容飾之美而加敬也而君子乃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則是二子之德行不足以行遠惟區區之外飾乃足以行遠耶

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

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

說音悅

陽門宋之國門各介夫甲士之守衛者宋武公諱司空改其官名為司城子罕樂喜也戴公之後胡闕視也

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

扶音圃服音匍

扶服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

孔子善之以其識治體也詩邶風谷風之篇扶服致力之義微無也夫子引詩而言宋國雖以子罕得人心可無晉憂而已然天下亦孰能當之甚言人心之足恃也一說微弱也雖但弱晉之強使不

敢伐而已然推此意則民既悅服必能親其上死

其長而舉天下莫能當之矣前說為是
一入之疽而隣敵莫抗段熲襄入之瘡而西羌類抵熾而伐之哉覘者所以介夫而民說其可而用有五未嘗不用紀又曰知彼知已百戰不殆古人之於兵所以善之也所謂知微如晉之覘者蓋亦鮮矣孔子所不為之也所謂知微如晉之覘者蓋亦鮮矣當在隨楚子之罷兵謝安在晉仲尼在衛趙鞅折謀于木當而晉國現之不能侮鯀寡而况於士民乎

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士大夫

既卒哭麻不入

禮記卷之四

莊公為子般所弑而慶父作亂閔公時年八歲經葛經也諸侯弁經葛而葬葬畢閔公即除凶服於庫門之外而以吉服嗣位故云經不入庫門也士大夫則仍麻經直俟卒哭乃不以麻經入庫門蓋閔公既吉服不與虞與卒哭之祭故羣臣至卒哭而除記禍亂恐迫禮所由廢嚴陵方氏曰君以葬者君先除而後臣敢除故也然此皆不能三年則失禮之甚矣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槨原壤登采曰父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狸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為弗

卷音奉

從去聲

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為親也故者毋失其為故也

或問朱子原壤登采而歌夫子為弗聞而過之待之自好及其夷俟則以杖叩脛莫太過否曰這說却差如壤之歌乃是大惡若要理會不可但已只得且休至其夷俟之時不可不教誨故直責之復叩其脛自當如此若如今說則是不管他却非朋友之道矣○胡氏曰數其母死而歌則壤當絕

叩其夷踞之脛則壤猶故人耳盛德中禮見乎周旋此亦可見。馮氏曰母死而歌惡有大於此者乎宜絕而不絕蓋以平生之素而事有出於一時之不意者如此善乎朱子之言曰若要理會不可但已只得且休其有以深得聖人之處其所難處者矣。劉氏曰原壤母卒夫子助之治椁壤登已治之椁木而言久矣我之不託興於詠歌之音也如狸首之斑言木文之華也卷與拳同如執女手之拳言沐椁之滑膩也壤之廢敗禮法甚矣夫子佯為不聞而過去以避之從者見其無禮疑夫子必當已絕其交故問曰子未當已絕之乎夫子言

為親戚者雖有非禮未可遽失其親戚之情也為故舊者雖有非禮未可遽失其故舊之好也此聖人隱惡全交之意石林葉氏曰孔子責原壤重於路也人道不可以不責是以雖痛絕之而不為過親喪而歌豈止違禮而已哉孔子聞而不問者乃所以全故舊之恩此人道絕矣故過之若不問者乃所以有妻死鼓盆而歌自以為道忠恕者也方周之末世以出其誠心然為禮如子皮琴張者蓋將以矯世未必門此夫子所以有時而抑揚與
趙文子與叔譽言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
文子晉大夫名武叔譽叔向也言卿大夫之死而

葬於此者多矣假令可以再生而起吾於衆大夫誰從乎文子蓋設此說欲與叔向共論前人賢否也

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行并植於晉

國不沒其身其知不足稱也

知去聲

處父晉襄公之傅并者兼衆事於己是專權也植者剛強自立之意所行如此故為狐射姑所殺不得善終其身是不智也

其舅犯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害其仁不

足稱也

叔譽又稱子犯可歸文子言子犯從文公十九年于外及反國危疑之時當輔之入以定其事乃及河而授璧以辭此蓋為他日高爵重祿之計故以此言要君求利也豈顧其君之安危哉是不仁也
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晉人謂文子知人

文子自言我所願歸者惟隨武子乎武子士會也食邑於隨左傳言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

學音效

叔仲皮學子柳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衣

衣音咨

繆音膠

衰而繆經叔仲衍以告請總衰而環經曰

總音歲

世音ト

昔者吾喪姑姊妹亦如斯末吾葬也退使

其妻總衰而環經

繆絞也謂兩股相交五服之經皆然惟弔服之環
經一股。疏曰言叔仲皮教訓其子子柳而子柳
猶不知禮叔仲皮死子柳妻雖是魯鈍婦人猶知
為舅著齊衰而首服繆經衍是皮之弟子柳之叔

見當時婦人好尚輕細告子柳云汝妻何以著非
禮之服子柳見時皆如此亦以為然乃請於衍令
其妻身著總衰首服環經衍又答云昔者吾喪姑
姊妹亦如此總衰環經無人相禁止也子柳得衍
此言退使其妻著總衰而環經嚴陵方氏曰子柳
雖受教於父不若
愚婦人之
所為也

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臯將為

成宰遂為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

則冠而蟬有綏兄則死而子臯為之衰

禮記下四卷

六九

成魯邑名匡皆殼似匡也范蜂也。朱氏曰絲之績者必由乎匡之所盛然蠶之有匡非為蠶之績也為背而已首之冠者必資乎綏之所飾然蟬之有綏非為范之冠也為喙而已凡死者必為之服衰然成人之服衰非為兄之死也為子臯而已蓋以上二句喻下句也金華應氏曰聞伯夷之風若敦聞子臯之風者一悍夫廉聞下惠之風者薄夫所任皆為之衰也如邑之宰如此有國而無飲羊者而皆其人宜如何哉是以仲尼相而無飲羊者任之民楊綰相而何哉駟省樂之效風化之機縱妻之為耳■績范冠之謠雖以戲夫民之為係於人焉於誠心實以喜子臯之孝行足以感不友未必出於故周公之告康叔不以弟之大小不恭者為怒而以克敬典之者為急分正東郊之責亦以其機固不感也

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

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其情典音為

子春曾子弟子矯為過制之禮而不用其實情於母則他無所用其實情矣此所以悔也

歲旱穆公名縣子而問然曰天久不雨吾

欲暴尪而奚若暴步ト反尪音汪

左傳註云尪者瘠病之人其面上向暴之者冀天哀之而雨也

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母乃不可

與平聲

與

此言酷虐之事非所以感天

然則吾欲暴巫而奚若

巫能接神冀神閔之而雨



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母

乃已疏乎

於以求之猶言於此來之也已疏言甚迂闊也

徙市則奚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

巷市三日為之徙市不亦可乎

為去聲

徙移也言徙市又言巷市者謂徙交易之物於巷也此庶人為國之大喪憂戚罷市而日用所須又不可缺故徙市於巷也今旱而欲徙市者行喪君之禮以自責也縣子以其求之已而不求諸人故可其說然豈不聞僖公以大旱欲焚巫庭聞臧文仲之言而止縣子不能舉其說以對穆公而謂徙市為可則亦已疏矣
長樂陳氏曰先王之於事也諸已則有成湯之事宣王之責諸已外則求諸神則巫以皇舞祭以雩禮以牲璧責諸已者本也求

諸神則以為文而已穆公不能責諸已又不知米諸神而欲暴庭與巫豈不惑哉

孔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

生既同室死當同穴故善魯○疏曰祔合葬也離之謂以一物隔二棺之間於椁中也魯人則合並兩棺置椁中無別物隔之○朱子曰古者椁合衆材為之故大小隨人所為今用全木則無許大木可以為椁故合葬者只同穴而各用椁也

禮記大全卷之四終

